先世遺事 全

曾王考乙丑事蹟

伏以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從享之請連章累
牘凡有幾哉 聖心過愼天聽愈邈臣等竊恐
聖明崇儒重道之誠或有未盡矣及臣等獲伏
見 御製常訓條目昭揭旨義淵深而其中特
以崇儒重道附之於綱領之下庸作裕昆之大
要臣等莊誦百拜曰大哉王言迺知我 聖明
尊尚斯文之德敻絶千古而其所以寅紹前王
之成烈啓佑後人之哲命者可謂至矣然則凡
於表章先賢之道宜無所不用其極而獨於從

祀之請至今靳允者抑又何哉良由草莽賤
臣言辭拙陋識意淺薄致有向日筵席士氣委
靡之教而無以上格于天心雖然所謂士氣
者實在 聖明導率之如何耳若以士氣之委
靡並與其言而不用則是不但委靡無以振作
其術 聖上褒崇先師之道何哉肆臣等齋沐
聚首復敢呼籲焉惟我兩先正道學淵源之正
已有先輩之定論非人人之所可測夫以仲尼之
道七十子非不各盡其贊揚之說而惟一顏淵
知之最切凡前後章奏其所以摸畫先正者雖

曰靡有餘蘊而臣等猶以為未之盡也若其功烈之表顯者照耀若丹青輝爀如日星愚夫愚婦之受性而有形者莫不見之臣等雖至愚亦足以言之歟何者臣等謹按常訓初本法祖宗篇曰體 先王尊周々者亘天地質鬼神之大義而惟其協輔之功則先臣當之然則言先臣之功烈者乃行以先 先王之大義歟噫我東僻在海隅自箕聖叙疇之教已遠歷數千年禮樂文物蕩然無徵不復知夷狄之為可恥矣天運維新洪惟我 太祖大王際 皇朝隆興之

辰彰大義於威化回軍之日而至于 宣廟壬辰則非 皇朝再造之恩無東國久矣嗚呼滄桑一變皇京邱墟則江漢湯湯而無以伸朝宗之誠玉帛將將而無以展酬報之忱矣只有一部春秋之義可使父傳子祖傳孫至於千世萬世而表章之而已肆我 孝宗大王感陰雨膏苗之詩勵齊襄復讎之志自是以來大義昭彰經緯日月充塞六合而環東土數千里被 皇朝字小之澤者皆知尊 崇禎之日月永免為禽獸之同歸猗歟盛哉 孝廟之功烈卓千古

而冠百王矣自古明王哲辟苟無同德之臣協
贊其謨則難以成其志事矣維時先正出膺魚
水之契贊聖謨於垂拱進劇之後炳大義於魯
郊泣麟之餘祇今讀琥玦之文者莫不扼腕而
流涕然則夫子所謂春秋之義者始於夫子中於
晦翁終於先正而東西兩楹一體配食之典終
不可闕也陰陽異氣邪說橫流間有一種凶徒
仇先正至欲使 先王之大義不復明於世反
以萬東之祠煥章之庵為國家開釁之說至發
於章奏之上而幸我 肅宗大王奮勵大志維

述先事遠斥邪說 皇壇載設哀顧煥然而其
於親祭之教有曰神皇達祠已諭予志又曰流
光荏苒舊甲重回今月十九即運移 皇朝之
日也空望故國朝宗無地追 天朝不世之殊
渥念 列聖服事之至誠只自嗚咽教下之日
遠近傳誦跛躄咸聳尚至于今刊之玉版布之
四方垂之萬世若使虜人有耳亦可聞而悲之
而曾不以此開釁抑或人之秉彝華夷無間彼
知我東素以禮義之邦而視為當然者歟然則
創成開釁之說欲掩 先王之大義者反夷狄

之不若矣嗚呼 列聖之偉烈漸遠先正之大
猷莫顯世教日下義理將晦而將斁我 聖明
又以尊周二大字特為法 祖宗之先務臣等
不佞伏讀未半不覺慷慨泣下而忽有以仰認
聖意之攸在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者
法也 祖宗之功烈嵬嵬治教赫赫者何莫非
後聖之可法而惟 先王尊周之烈尤足以明
孔朱之大義為文武之燕謨則尊周二字乃帝
訓一篇中第一義也肆 聖明特以此二字為
克傳舜受之第一心法將布百代永示來昆是

聖明之孝思不獨止於篇首所述蓼莪之感而已矣不料簡策既印義理中變遙以涵天地包三光之一周字易之以王字臣等死罪不知王者謂何王耶其謂有天下之王耶然則今日有天下而王者誰耶嗚呼臣等知之矣是乃春秋所謂王正月之王耶夫子之作春秌也周室雖微王統猶存故特書以王正月而大義遂明亂臣賊子見而惧之君使周室已革於吳楚之僭王則王之稱不歸於周王矣是故在春秋之時則雖謂之尊王可也在後人明春秌之義則直

謂之尊周可也然則今所謂尊王者將使　先
王光天地亘萬古之大義浸〻然漸入於長夜
匪風下泉之感而將無以永示來昆矣臣等於
焉大惧反復仰思曰異哉訓辭之改也以　聖
明善述之德追列聖倡明之義既以尊周二字
昭揭卷中則若其周字之非所諱於今日　聖
明既審之矣初既筆之又何削之夫曰周曰王
若包尊周之義則無事乎易周而為王若果謂
一王字可以左右着則是使堂〻　皇朝之王
混於夷狄之君而不復有別也此豈我　聖明

尊周之本意哉臣等思之至此不覺髮竪而心
寒出而問之大夫曰非　聖明意也承宣趙明
履之罪也問之士友曰非　聖明意也承宣趙
明履之罪也臣等乃激昂而起聞其所奏之語
則乃以身在灣府目見我國事情之流入彼中
恐動天心致使丙枕靡安數夜紆思終至改而
後已昔年奸徒開釁之說不幸近之矣傳曰駟
不及舌惜哉斯言出於斯人之口也君果如其
言則皇壇可撤也春秋不可讀也萬東之祠燬
章之菴亦可以毁之也獨於我　寧考御製之

刋布千億者昭若日月照人耳目何哉若謂事
情必入彼中則　寧考御製刋布既久萬姓咸
誦獨不流傳彼國使虜人見之而推此常訓一
篇始可以開釁耶　寧考綸音昭明道著不啻
尊周二字之略存大義而淘無關釁則獨此常
訓中二字可諱也耶況　寧考宸章昭載尊周
二字者非止一二也耶然則彼言奚爲至哉噫
彼言一出上自孔朱至于我先正倡明之大義
皆歸於啓國家禍釁之域而使　聖朝傳授之
家法泯昧而不彰則雖謂之春秋之亂賊　列

聖之深入何也然　聖明在上而若此詖僻之
說進之於　法座之前者　殿下盡思所以反
求而益聖如哉　殿下未嘗不尊尚先賢又未
嘗不繼述大義而其所以尊尚之繼述之者抑
或有一分未盡而然歟臣等死罪竊以爲尚靳
允於兩先正從祀之請者所以致今日世敎之
漸弊也何哉若使先正之道燦然復明於斯世
則不獨頹敗之俗可以扶起抑　列聖尊攘之
義益復有光矣邪說何患乎肆行彛倫何患乎
斁塞而推其忍痛含冤之義不明於世崇德報

功之典尚遲于今人心益陷世變層生至若朱
夫子繼孔氏明大義之功父師萬世而一幅遺
像並與先正之真容燒燼烈焰此誠斯文之一
劫世教之大變而元惡不究懲討尚稽此無乃
臣等所謂尊尚繼述之猶有所未盡者歟嗚呼
先王之尊尚者惟先正則　殿下所以繼述者
莫先乎尊先正之道闡　先王之義而適其隆
尊之典不舉以致尊周之義益晦我東方文物
衣冠幾何而不變為夷狄哉伏願　聖明仍存
常訓中尊周二字以闡　先烈以垂永世逕許

兩先正從享之請以振士風以正人心不勝幸
甚臣等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崇禎紀元後再乙丑八月日貼黃臣等今將拜
疏而此疏乃彰明尊 皇朝之大義者也至若
虜號義不可書茲敢以 崇禎舊號特揭于疏
末臣等死罪 乙丑八月初三日拜章初四日承批
答曰省疏具悉從享之請已諭太學其一字之
請余意深遠也年少儒輩何敢輕議先承宣仍
下問以達其無請改者近來筵說無嚴其雖曉
曉何若是訛乎此等浮談豈係訓之意乎抑其

氣銳益修學業仍 傳曰詢問大臣在野儒臣
陳章陳達可也今者之劄即 御訓吏之一字
意亦淺量年少之輩非 下問豈敢曉曉若是之
際豈其淺量意乎原章留中此後此等之章不
捧又 傳曰原疏留中此疏批只錄於政院日
記勿出朝報以贊善朴弼周上疏 傳曰此疏
批只錄於政院日記勿出朝報原疏留置史局

疏頭洪啓億 中學掌議李東流
疏色韓喆耆 金相粲
金載龜 東學掌議洪啓五

製疏鄭　松　　徐迺悠

南學掌議鄭雲燦

金載久

西學掌議尹勉能

韓　郁

學色掌金相雨鄭時杰金載寅金　鈺凡十

六人

四學施趙明履墨削之罰〻名春秋亂賊啚

遑筆討初八日朝　上遣大司成李益炡與

泮任取來青衿錄使解趙罰而四學掌議堅

執不聽 命大司成使泮任施罰四學而解
趙罰〃名乃固守已見不顧事體
初七日次對大臣問候玉音低微諸臣諫請
差退 陵行 上以世道無復可為神氣漸至
澌盡必欲趁此未卧時往展仍為休閑此心一
日為急決難勉從為 教 仍提李墳洪啓僖疏
屢〃下教以為世道無可奈何始知右相呈
单吏判出外出於見幾不得已也又曰齋居中
感懷成文欲揄揚 先德訓示子孫而今反因
我而致此事端使揄揚之意掩蔽此余之罪也

又下敎曰此乃予自思而詢問改之者予意蓋
以其有昔年體先尊周之語萬一見漏而生頭
則予之被困不足言而其爲辱於　列朝當如
何趙明履之說萬萬益浪明履則以改之重難
爲達此出於予之過慮若曰不必改而改尊王
不如尊周可惜云云如贊善陳疏則雖曰不可
而此則實爲非常其意叵測識爲無狀然亂而
殺之則反得殺士之名必以渠入於四賢祠予
雖不爲此而因予撰述反作機關予之苦心所
定今則愈堅矣諸臣皆曰司云麽少輩之駭妄

何為此過中之舉耶仍復力請退定 陵行
上教極嚴至有不敢言之教諸臣不敢復爭仍
復提洪啓僖疏下教甚多諸臣有提及趙明履
墨削付黃者 上曰然乎仍命削明履疏及洪
啓僖疏更為披覽辰至疏錄曰吏參之孫洪宗漢
亦參辰至末端驚曰此有貼黃矣見此尤為心
寒矣又 下教曰直書 案積者是為辱朝廷
之意且此草必以此疏誇作大義終播遠近萬
一流傳於彼中則將至何境乎領相曰前此儒
賢亦陳疏不書虜號近來南臺亦只書年月而

未有直書 崇禎於疏章矣諸臣反復泣諫而疏頭以下至四學掌議色掌等並命削名儒籍免為庶人放出田里矣曰元景夏叩頭追白疏頭特遠竄

承旨趙明履上疏

伏以臣伏聞學儒疏論須曰常訓中改訓事而其訟為言有若臣請改者然是何言也是何故也再次下詢後條負承 命继議於諸大臣而兩大臣對語中有無已則改之如此之語故因以改之而若臣前後所對既無一句請改之言

其舉灣事者其時說話自然拖及於此故臣之
所陳大畧以為曾在灣上不無知其事情者然
至於此事　聖慮過矣改之至為重難其後入
侍又有此書誰敢漫去之語此皆　聖明之所
俯燭而入侍僚員與史官無不聽之此寧有一
毫近似於恐動之言而今乃撤去下段只以灣
事一語直驅之於詖僻之科目之以春秋之亂
賊　列聖之罪人且聞四學臺剟臣姓名於儒
籍而以春秋亂賊為罰名噫嘻古今天下豈有
如此言議豈有如此舉措乎臣於數日前始聞

有疏擧略以此疏所陳之語有所酬酢於一二
親舊之事俾聞於疏儒彼豈不知臣疏一出其
言歸虛而猶且如是者抑何意哉噫嘻其不難
知矣其所謂大夫者誰其所謂士友者誰其所
以爲罪者又如何而了無明白指的之語又何
故也臣迂愚之性冥行險道素來見惡於人暗
中之猜克密地之鋒鏑臣固處之久矣雖微今
日之儒疏早晩退歸遐遠駭機蓋已自決于心
況今人言之罔極至於如此身名之汚辱無復
餘地非不知奉 命事重而不得一刻淹留訴

自偕来所蒼黄徑歸西門限已迫不得封章今
始畧具短疏披陳危衷伏乞 聖慈云云

朴賛善弼周再疏 十三日此當在十二日朴文秀請退勳爵之後 十四日金在魯所達揀官之前

伏以臣性本愚妄孽有自作不敢為文字籲呼
之許只得進伏城外恭竢責罰而已 聖度天
大不难不加之罪乃反施以許多恩禮承宣来
守祇旨絡續至於手札荐降促臣入對丁寧懇
至不翅耳提而面命其為隆重夐絶今古鮮倫
而臣則違傲為事敢以藐己所不敢行之事而
行之於君父冥迷之極禽獸不若矣雖然臣非

故爲也誠不得已也盖臣雖係心皇極而外臣
分限尚非身所干涉則何敢爲出位之言哉直
以新頒 御訓與當初 宣賜之草本有所異
同故敢請其所以然之故而已適會儒疏結臣
疏同日並上不但臣疏之批爲優渥隆重儒疏
賜批亦極溫淳藹若陽春臣方仰感大哉之誥
盛哉之心以爲大聖人所作爲卓越尋常萬萬
不料數日之間旋有非常過擧疏首旣爲遠竄
其下免爲庶民者亦至二十餘人之多臣疏主
意固與彼疏有不盡同者而若其所論之事則

一也罪罰之下理無楷殊十分驚悚無地自容焉又竊念卿相者前日之士子士子者他日之卿相也其年也少故氣銳其位也下故不甚經事類多過越不中之舉正吾夫子所謂狂簡之小子非必盡如黄憲郭泰之流也　列聖以來皆知其如此而卒容護愛惜不折方長惟恐其有傷若此者豈不以國家元氣在於士林故耶向者儒疏設有過當之言　殿下直可曉之以事實曲折使之知之而已何遽以罪罰見加至於免為庶民則尤有異焉無論前古即　我朝

三百年来除逆家遺裔外未之有聞夫以年少
士子前途萬里如工所云而一朝降為厮隷未
知於國體與士氣為如何哉傳曰士可殺而不
可辱彼不為士子則已苟為士子則其辱之也
可不已甚乎凡前例所無之事不可創開以妨
燕翼之謨雖小事尚然而况以士子而降為下
賤乎若夫貼黄之舉誠過矣宜致　聖工之驚
惟而原其所始則始自程朱而近世若宋時烈
宋浚吉朴世采諸先正皆嘗為此以至館學儒
疏近来則未詳如何而　孝廟以後无不書年

歸彼士子輩只知有先賢餘義之可承不知其
本有館規茲此貼黄為贅也甚矣豈可以此而
過疵　聖心至施不尊君之律乎　聖教云云
恐欠穩停也且夫其疏所指斥既有其人則
聖明又何以擬議乎夫卿大夫謀事而主之者
君也此自為有國之恒規苟以其臣之不能無
失而君上輒引為己過則自古開口而言事者
其有幾耶至若　先朝故事非特疏儒言之臣
亦言之其意蓋為周宇之存僅同告朔之羊若
並此而盡去則泯然無復可尋區區賤慮只在

於此豈敢萬有一疑於 聖明之或忽於此義耶雖以一板本留置史閣之 教見之除非表性之人則孰敢謂 殿下之有歛於尊周哉特恐其以 殿下萬折必東之心為彼刊行諸本之所蓋覆不能曉然如白日之中天耳臣之愚意斷斷出此今雖欲晏然自在不為首實其何可得之地噫彼儒生之失雖曰枉學以 殿下視之則譬如天地之仁萬物而風雨霜露無非至教父母之慈其子而教誨愛育並行不悖豈得因其小過而置諸大何以累百年衿紳之遺

餘而辱諸賊人之列　殿下試於此思之則亦
必惻然而有感矣噫臣與儒疏不宜異同之故
日昨書　啓業既具悉今不敢更贅他說臣言
而非則當與儒生同罪臣言而是則彼儒生輩
宜在可恕事理如此更無他端伏願　殿下參
量於二者之間俾無政刑不平之患千萬幸甚
承宣僭來夫豈臣萬一所敢當而在鄉待罪之
日尤不宜一刻留在伏乞亟　命收還以尊朝
體且臣總因　御訓敢以無作無撤不為空言
之歸仰勉於前疏而　殿下亦以仍訓以勉宜

自服膺賜　批奏訓中奢儉条附入納諫容直
援引漢武唐宗事以致多少勉戒　聖意亦極
懇〻　殿下踐行其言先從此四字為始焉盖
惟學者克己之方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人
君聽言之道必於其最所難從處從之惟　殿
下試將許多先入之意一切掃去空〻蕩〻無
些餘累以存虛明廣大之氣象而凡於臣僚章
奏苟有懇惻切當說出事理者則必留心玩味
不厭反覆若其有當　殿下病痛必須不以為
忤廓然克從快說昨今是非有如日月之更風

留之速則　聖德所造直可與堯舜同符而國
事世道可底於萬萬年太平之基矣其視臣我
不化失復頻仍者相去亦遠矣惟　殿下留心
焉憂愛所激敢有旁及更乞　殿下治臣之罪
而用臣之言以光　聖德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再次手諭悉諭予意以待
偕來卿何若此初已過矣復何若此覽其卿章
此豈批諭其欲面諭卿體此意安心勿辭其即
偕來諾我一諭
同月十六日賫善入侍時　傳曰頃者稱學儒

投章之舉可謂無謂其處今寬典之寬典渠雖無狀贊善批旨中既曰面諭則登對之後若不開許是豈誠也又曰其章更思之渠草雖無狀此等世道亦不可啓無前之律名於青衿而裕昆卽於前席抹去四字其章頭特放其竄以示開納之意噫此豈為渠是乃欲践常訓中崇儒重道之意也

此下更詳載於此下十四日次對後追補

贊善還鄉時疏 陵行還 宮後 同月廿二日呈

伏以積陰褰開星日輝朗 行幸萬吉克展追遠臣民慶祝不可勝言臣之今日行止人或謂

之過而若其所守之義則蓋亦嘗附於前賢已
行不至胡亂苟處孫不敢更為陳言矣非此罪
戾之身乃蒙晉接之寵兩年之間再登天陛匍
匐顛仆之狀視往年不啻倍之而仰瞻天顏亦
異昔時誠不任多少愴然況臣所陳數說迂愚
拙訥不敢望或回 天聽而 聖心翻然如環
斯轉不少吝滯夬賜開納洗往之失與化俱徂
方來之善照映史冊出而與士友傳說臣亦與
有榮焉日昨、冑筵叨陪勸講覲聆 德音且
承 詢問仰認 睿學之將就臣誠欣喜第非

學問之道勤則日進怠則日退此無少長之間
而其在沖年尤以心恭禮舒情義相接為要有
如程子所言者蓋於宮官進說之際恐宜省納
其辭務令旨趣曉白絶忌支煩為說易生厭倦
必如是接續無間斷俾睿志滋生不迷而後學
之進也可庶幾矣惟　聖明以此留念常〻誘
掖焉抑臣於儒生事猶有餘意不敢終默臣之
陳白以大體為主只請蕩滌儒生之一切罪過
聖教亦依此見施臣意以為儒生解罰皆在其
中及後聞之則遠竄庶民之外又有削儒籍放

田里數件事云信然則似爲未了之案與 聖
教所謂妥帖者略不相同而臣不准全未聞此
且不諳朝禮不能一一剖析詳達以致於此此
亦臣疎漏之罪也只益惶恐雖然 聖明旣施
寬假克収竄罰庶民之律則此等 下教一併
収還恐合事宜惟 聖明更加裁處焉

工判元景夏疏 同月廿六日封 辛卯日承批

伏以臣所遭奇恠職忝同知成均而庠儒韓致
大宋永休等恚臣請竄疏頭於向日 筵席自
稱士論黃墨痕藉於膠庠之壁夫以教冑之官

遣罰於學子輩此殆三百年所未有之疲怯而賫翔於臣身以臣無狀昧機冥行妄論尊國體而正士習鋒矢交集危辱至此〻不但辱臣所以辱官不但辱官所以貽辱朝廷臣身醜詆有不暇言而深念世道不覺寒心此果一二庠儒年少所可獨辦者乎涇渭蕩滴何關虛舟乃使臣橫被趙明發収司之律良亦可慨臣自遣此疲杜門屏伏實無抗顏冒出之勢日昨因 太廟修改臣牌荐降而一日三違自甘鈇鉞今於召命又未祇承臣分虧矣臣罪深矣逋慢之罪

萬戮猶輕玆敢冒死哀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慈云云俾臣得以退守先臣邱壠以沒餘齒
以避駭機臣不勝顒祝臣方引章自劾不宜及
他而此於紀綱攸關不敢不仰陳昔在 仁廟
朝儒生輩朝官削籍禁令至嚴昭載受教輯錄
韓致大等遠越 先朝禁令作此駭擧典僕輩
固宜據例爭執而況臣旣是本館堂上事體豈
不有異乎聞致大等致罰於臣也以臣罰記付
諸四學庫直李得男吳泰成朴士明金方宅等
四人俾之粘壁則渠不惟不爭反持罰記往來

道路傳示外人無所顧忌此尤度恠之甚者臣
謹按 大明律罵詈官長條註文司冦考律勘
罪有不可已臣無任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業已下教卿何介意附陳
者此非上聞者而既聞之後不可置之自本館
依律科治卿其勿辭
九月初六日朝報
初七日上御延政堂 上曰予之親製常訓豈
欲強效學問工文字以求美名於後世哉先儒
不為不多但體行之足矣何待著書但知

著書而不知體行則書自書我自我也昔孔子
答孟懿子問孝只曰無違而已如是足矣何必
盡誦訓詁而可以行之哉予特以體先教胄之
意自製常訓而下語間不當用礙眼字故改其
一字而彼儒輩之疏論豈不怪駭況趙明儇元
無請改之事而必欲擠排者此皆出於黨心也
趙明儇之力量罷局雖未必能擔當國事而文
學則有餘故特除承宣意非偶然且明儇初頭
亦不無偏黨之心故余嘗亦補矣近見其心差
公平差勝於向來故余頻寵任今之黨人見其

㫆勝見其寵任則便生媢嫉之心世道無可言
者常訓乃是予所親製彼儒生輩誅我可也未
常開口之明徵何與於此而必欲折辱者皆是
黨習之本也以江都事有李墳之疏以守城事
有洪重孝之疏時適有出兩事以常訓有學儒之疏此
三者皆出自予躬反釀此三箇機關欲祛黨習
反生機關將來事可以知之予自今以後心已
厭矣 陵幸後則吾事畢矣予欲休矣惟彼匹
庶單僅匹馬往來省墓予甚哀焉 陵幸一日
爲意況可退日乎時適定行敎有 陵 領議政金在魯曰

外間傳說易訛彼儒輩不過誤聞而然也 上
曰必是入侍人誤傳也左曾曰渠雖有機關
殿下勿以此動心則自無事矣 上曰雖李頊
為大將儒生為軍卒而來予豈動心乎此心從
日慬〻猶勝於宴安放過矣左參贊朴文秀曰
百年黨論 殿下不能破之況此始兆者乎物
來順應而已豈可使此心繫著一邊耶 上曰
學儒異於鄉儒其父兄若善教訓則豈至於此
皆其父兄教之也左議政宋寅明 凡疏儒不
過數三人主張而名帖雖多不必皆參涉議論

何其盡責也　上出留中之儒疏使廷中諸臣見之曰儒疏以爲問諸大夫則曰趙明履之罪也問諸士友則曰趙明履之罪也所謂大夫者誰士友者誰史官亦可謂大夫乎同副元景淳曰注書不可謂大夫也　上曰趙明履疏出去持入可也假注書李慶昰承命而出持明履疏謄本而入　上曰何不持來本疏耶慶昰曰承宣之疏既下批後政院不得留作休紙還給本家故院中只有謄本矣　上曰院規如此乎予不知有此規矣　上覽儒疏展開末端見帖黃

書 皇明年號仍驚曰留中屢日尚不覺察今
始見此貼黃矣此尤極奇怪矣承旨捧入時見
此乎景淳曰臣初除是職甫 命後初到廳中
則儒疏適到於此際只一番讀過未及展看紙
尾故臣亦未及見矣臣若見之豈不以違格退
送乎 上曰承宣雖見之亦將奈何若退而不
捧則彼儒輩必當以不識皇明請罪承宣矣注
書見此乎慶昰曰儒疏退院之時臣適披見而
知之矣 上曰承宣雖見之捧入之外無他道
矣 上顧承旨曰趙明履疏讀之讀畢 上曰

承宣批吾吏欲添字而不待下教徑先下院極
爲駭然當該中官拿處可也 上曰予以爲先
之心作此常訓釀成撲鬪予見此疏後已有深
諒見此貼黃大覺懍然予雖留中渠輩必以爲
名疏而傳誦之頃刻踰鴨綠江矣予豈不能拿
入此儒於帳殿而予若殺此儒則渠輩又當訩
享於四賢祠矣 皇壇委折彼人雖未問予不
怕也而至於此疏則不然如有彼中人來詰則
將何以答之思之至此心甚懍然此皆予作文
字之過也予無顏吏對卿等矣諸臣咸進曰

殿下何爲而出此不忍聞之 敎也左贊朴文秀
曰此乃過擧也彼儒輩皆妄人何足掛懷 殿
下每於此等事纏繞不能忘於心非但聖體有
傷抑不念 宗廟社稷乎 上曰彼儒輩之父
兄不善敎子者是亦予在君師之位不能敎化
之致也古語曰不能者止予已源諒矣諸臣又
進曰臣等聞此下敎心膽墜落矣兵曹判書金
若魯曰臣初聞此疏之入深以激惱 聖心爲
慮矣及見 批旨辭氣和平臣心甚喜幸矣豈
料今日有此 下敎也景夏曰 殿下聖德如

天地而臣於天地之大不能無憾矣天地造化
有雨露時節有霜雪時節而 殿下何嘗見天
地有費辭氣乎 殿下辭氣每每失平臣不勝
慨然矣 上曰賛善之跡極其從容告君之辭
固不當若是耶諸臣咸曰賛善之跡誠如 聖
教矣文秀曰昨日 動駕之餘今日夕水刺又失
時傷損 聖體之處多矣此等不忍聞之 教若
不下則臣等當退去矣 上曰予若以自退為
教則卿等如是若諫可也予亦據前例以不能
者去為 教則卿等何至若是耶諸臣又皆進伏

曰此　下教又倍於前矣景渟曰臣等朦然捧疏
致有此過擧此皆臣等之罪也然人臣之中亦有
狑鳳亦有梟獍　殿下何一視之也上曰予豈
一視之也諸臣進曰　殿下之不一視臣亦知
之矣掌令李澤徵曰臣以愚臣入侍則所當請
罪儒生而知　聖上勿欲張大之意故臣不敢
請罪而此等過擧若久則亦至於張大矣　上
曰愚臣之言是矣兵叅李日躋曰我國事情彼
人元無探知之路雖知之恐失和置而不問此
事亦不須過慮也摠叅元景夏曰故相臣鄭太

和以潛通南朝事見拘彼中謂彼人曰吾不能忘
皇朝之恩云爾則彼人亦不爲忠我國之不忘
皇朝彼已知之矣 上 叅沈亞希曰不幸
臣之妹夫也臣入直摠府時趙明履來言
欲上疏論我云故臣卽時書責之則以爲不知
爲荅矣翌日疏果入矣臣初痛心追後聞其委
折則諸儒初以從祀疏名之故往赴旣往之後
自不得避云矣 上曰雖甥妹之間於卿何傷
之有領相金在魯曰今日不罪儒生誠是盛德
事而此等不忍聞之 教反掩不罪儒生之盛德

臣初慨惜也澤徵曰今日大臣諸臣涕泣力諫而
殿下終不聽之臣頃於常訓親製時臣亦入侍
常訓有曰敬大臣體羣臣而以今日事觀之不
可謂敬大臣體羣臣也臣恐親製常訓將歸於
紙上空言臣竊慨然諸臣皆曰臺臣之言初直
矣上曰臺言誠是矣文秀曰夕水刺尚不進御
豈不念　慈殿之憂慮　垂祈乎　上曰予非好
名之君也非欲避殺士之名也恐啓殺士之漸
也此疏以惡心腸借未好頭腦矣頭腦好則豈
可罪也又曰大臣猶股肱也大臣若是廷諫乎

當思之然思有大小久近當姑息矣李魯曰下教如此臣當退去矣景夏曰久久思之以至忘域則臣民之本也澤徽曰至賤之臣今日承食入侍日暮不出則臣之父母妻子憂慮必深燕處之情貴賤何殊夕水刺尚不進御 殿下獨不思 東朝之憂慮乎 上曰甚臣之言是卿等皆退去可也諸臣咸曰 殿下若不下不忍聞之教則臣等當退去矣 上曰當芬念之耳諸臣曰願勿下芬字 上曰此則誠難矣卿等且退矣諸臣曰夕水刺尚未進御下情协迫

臣等侍一忍字之 敎姑退矣 上曰學儒星削
趙明履之擧不可任置令付大司成使館齋任
取來學儒案刮去之吏書其名可也
初九日 上御邇政堂大臣備堂引見入侍時
上曰再昨予以忍字爲言而以忍之大小有
下敎矣今日請對而若不引接則有駭聽聞且
有下敎之事故召見卿等而卽今予心塡塞無
他念矣領相金在魯曰再昨有所仰達而今日
卽日次故又此請對矣 下敎尚有不平底氣
象此由於儒疏之故而寬以處之則自然心和

之意再昨啟有所違矣 上曰此則予忘之矣
以忍之為言而一日為急予先有 下教矣在
魯曰 下教不必如是矣 上曰雖一日予在
君師之位呼書傳教後更有下教矣在魯曰儒
疏中年少輩名錄者不知疏意之如何而在家
只送名錄者多云矣 上曰年近四十者其果
幼乎羣之何嘲之何等語肆然陳之其訬為言
豈可若是乎 上曰四學有掌議色掌乎知櫃中
恩喆曰有之矣 上曰別有製疏者乎在魯曰
凡儒疏之時別定疏色製之云矣景夏曰趙明

僉墨名則刮去而罰名則尚付學壁云矣 上
曰其墨名館長與館掌議同爲刮去乎春秋亂
賊字不可一刻付諸學壁大司成出去即爲鮮
去事分付可也仍呼書 傳教曰噫以凉德無
能臨御其幾十載而飭不能行下訓不能信下
百姓層生此無他也一則黨習二則黨習頃夕
下教大臣諸臣半夜相爭雖有泯黙之教遑
象設此心尤冷然既曰黙也則在君師之位當
飭而不飭當諭而不諭曰有君曰有国乎噫幾
年苦心豈爲叔乎乃爲世臣模糊於今諸釁求

後是豈予心今日次對之命意葢此也今予之
心豈爲簿書乎哉頃者訓飭即余所作伊後所
改即予所思又於其字即予所量年少章甫不
耐憮慨雖或陳章其何不可而稱曰學儒挾雜
封章而其滿篇句語其果氣理乎否乎其果嚴
乎無嚴乎其果尊君乎不尊乎其一辭於渠爲
斷案而雖然摘抉文字非三代之所爲因徽落
釁非予恒心且其疏雖駭然渠輩亦士子由於
不盡讀書窮理之工攫攗於末古浮雜之習作
此駭舉心豈在於誣上且茲事不欲蔓藤故槩

示微意於批旨而又飭政院勿捧此等之章矣
及其承宣之章上而知其墨削覽其八字已不
覺寒心噫予無此意而其承宣勸而導之章甫
之亦焉可無也而既書八字而不爲請討其心
可知既知其君之自攺反加此等之目於伊日
下詢之承宣其心駭悖五尺所知漢之大不敬
可謂準備於此輩者而噫予豈惜此輩哉所頋
者青衿領者尹光天親糊以後有下教承宣者
此等之輩不可以謂士名則士也士則国之元
氣也噫予之臨御其幾鬚髮已白豈忍殺士之

舉遺我元良此非為渠也為君師之位者不能
導率之致及碩自惡頃者儒蹤之登也只驗其
文不欲究末不覽疏錄矣日昨次對　下教之
後偶然展覽紙端黃紙露出初已駭眼而今覽
其文不覺心墜噫其日作訓今猶心酸欲為揜
掦乃至于此是誰之愆是誰之愆即予涼孝即
予涼孝再次忝酌意益深遠及至于此關係非
細其日諸臣彌縫目前今待遇臣徒拘拘於小
節衰歇知中常調庶官猶幸忍字之下教不傾
鷹鸇逐鳥雀之義憲凡事有本有末以恒日之

心隨事而現下教則末也其事則本也予於前後只見其救末莫見其慮本乎今為君其亦既矣然在君位而太阿在手何為〻於侍臣予意亡論此則只論大體雖庭顧不殺即予固心此則只論国體雖日集備局駭悖狂孫何可勵也日頹国綱何可樹也正若干戚之舞矣略拾已冷之心先論予意次示飭勵焉初雖不欲蔦藤到此之後政所謂掩耳偷鈴也在君師之位不嚴處乎此則何顏歸奏然事宜從簡近百多士其豈一心其中疏頭疏色製疏學議色學先削

其名於儒籍正其儒林雖不肆於市朝亦不可以尋常處之並放黜鄉里免為庶人一以亦不齒庠之義一以洗青衿之羞噫予今處分欲止此而了當其事亦欲遏絕其萌芽矣予觀古多矣黨習弸中之日他日將此而是者曰忠非者曰逆作一黨錮焉知必無其將祈重在書故業已洗草既已略治不可留諸疏錄亦元良疏錄既已付丙而其駭擧黄戩其洗可尊文字諸臣衆侍之中燒於殿庭噫既無其文既無其錄他日雖欲籍此而搆成焉可得也噫蒼蒼在上豈

爲此輩以幾年調劑之心豈忍自釀其釁端吁
嗟臣僚若水投石豈感予心其負予心者非有
彼營爭承旨畢書後在魯曰此疏臣亦爲之旣
然而未及言之矣 聖教至此臣亦有罪矣禮
叅景夏曰 傳教中輕論鐵石等字改之好矣
上曰景夏之言是矣承旨不讀之前欲其改之者尤好
矣景夏曰此等 下教承旨不爲停筆而書之非者宜
矣 上曰承旨果有停筆意思矣景夏曰 殿下若不
改此教則臣當以死爭之矣 上曰這箇心卿其終始
持之乎大臣諸臣一齊進伏合辭曰急急改之 上曰

元景夏有疵底性固執若不改則此教將闕而不行改之
宜矣景夏常時禀性傑然今日之請亦由於這般性然
爲臣之道當如是矣今依諸臣之請隨處隨改而文字
雖改此心其可改乎禮判趙觀彬曰日昨次對臣未入
參故其日筵話未得詳知而此等文字則改之無妨矣
上曰今日 下教卿等聽之卿等貫不知予心矣此儒既
書崇禎之後則雖見小科近於翕歛矣予之此舉使渠
等欲爲人之意耳承旨讀傳教至免爲庶人左相宋寅
明曰士亦庶人此句改之好矣 上曰此則不然矣予意
則免爲庶人後不得齒館學與同常人之意也改以民

字可也寅明曰旣不加罪而從寬處之則此亦士子也聖
朝培養之道不必待之如是矣且傳敎中可改文字旣
已許改而此一句若是持難乎 上曰卿等旣不請討
反加曲護爲卿深爲慨然此一句有何可惜而必欲拔
去也自今日爲始公事留院左相羅藏寅明趨出 上
曰右相事極爲非矣予之處分極爲從容而猶惜此
一句豈不非乎儒輩之尚今戴頭亦幸矣大臣以下
皆進伏合辭曰公事留院之敎此臣等之所不忍聞者
也是何敎也 上曰卿等之以此必欲爭之予當先爲
下敎矣予之常訓實欲揄揚 先德而反歸於誣

先予於今夜彷徨不能寐矣此訓欲使子孫及卿等爲
永世相係矣乃至於此矣近百多士豈皆一心乎其中
亦不有不知者矣予不加罪者乃方長不折之意也大
抵常訓之已布者今不可收還而藏在史閣者予將
有處之之道矣仍下御題詩以示諸臣皆不敢奉
見承旨獨見後繳納 上親自受讀在魯曰因臣等
之罪有此不忍聞之教又有公事留院之教伏望先
罪臣等而亟收下教焉 上曰免爲庶人者予之處
分極乃從容其罰太輕則右相之請改此句果何意
也左副承旨趙榮國曰大臣之有罪無罪姑捨勿論

留院下教即〻収還 上曰此等之教予豈樂為之
哉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乃為国之道若一向泐渝則国
其為国乎予於君臨厥意已久矣大臣以下合辭
亟請収還 上曰氣雖衰心猶存矣陶潛之賦歸去
来辭其意甚好矣予於吾道甚爲之䄂〻矣與汝雖
為事者正道此世人也等今李澤徵曰緣此儒輩有此
下教政如悲軆掝翻何不念 宗社之托而有此不敢
聞之下教也 上曰元良在矣在魯曰吾道之至此皆
大臣之罪也先罪大臣而懲者 下教亟令還収焉
上曰日昨儒疏捧納承宣及 侍旨謁書注書卿等

請罷此可謂緦小功之察也當討不討而反請此等
事何也卿等其止之在魯亦臣等之罪也固儒疏
陛下不敢聞之教不勝惶蹙之至也觀彬曰聖教將至
於此臣等累次陳諫而尚不退臣等將盡死於此矣 上曰
卿言過矣何至乃爾景夏趨而下階 上曰元景夏將何之諸
臣曰 聖教如此景夏安有不與參而景夏遂伏階下露頂
叩頭拜聞於殿上 上曰注書下去呼來記事官李喆基承
命遂下招來 上使之前進曰卿何過也景夏曰 殿下若不
亟還 下教則臣將死矣 上曰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
世事無一所慮而惟有欲孝之心未泯也今則此心亦已消

矣尹先天之後又有此事如非常訓豈有此舉中夜思之有
狂奔之心矣予悉之又思之式至今日而以免為庶人猶為之可
惜豈不非乎予之所恃而為依者惟 慈聖在焉故也頃日
以 慈聖之氣力漸不逮事 下教者有微意在也元景夏一
人雖碎首階下予深臥而不出卿等其於予何哉有臣如此元
良也他日有所恃矣以此心移事元良可也古有社稷之臣黯近
之予亦有之矣即命書 傳教曰今見元景夏為国竭忠此亦云
古社稷臣特升知中樞以示嘉奬之意仍 下教曰古人云
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卿之今日之舉予甚嘉之而卿惟甚
慄後日若因微事而輒為此舉則誠過矣且傷身命卿其

合啓又 下教曰公事留院之教還收可也在魯曰既已嘉奬
元景夏又爲還收留院之教臣等不勝區區欽忭之至更
伏望此後勿爲此等 下教也 上曰此識雖矣景夏曰今日
過擧專由於疏儒疏頭遠竄宜矣上曰此言得體依爲之
上曰予之激惱雖因左相之言然一辭令之間相臣見罷此予
過處還收可也仍 傳曰予今處分可謂雍容免爲庶民於渠
寬典而左揆之請拔識是意外而因其感慨遽然有罷職之命
一日處分二事判若爲二深用悔焉其令收還以示予過焉
渾徵諾曰伏聞備忘辭旨至爲嚴截以臣之不即請討疏儒
責勵備至諄諄若慈父之詔迷子臣誠惶隕愧感懟益無面

身之所臣雖萬萬無狀鷹鸇逐鳥雀之義亦豈不知而第
於再昨日筵中臣不敢論列請罪者所以仰體 聖上不欲
張大之意有所陳則 聖上亦以臺言是矣為 教故臣新
入臺地事多生疎迷滯之見果不能仰體嚴處矣今於
聖教之下臣之溺職尤無所逃罪矣 上曰上款引嫌可謂
總小切之察下款撕捱當初所陳意雖是也半夜舉措何
國而泯然可謂溺職其此不察黃戩捧納承宣宜有請飭
而重臣既奏臺臣最然砍今耳目之最寥再次登筵措貮
精詳略論微意既飭之後不可循常例 啓諸臣退出後
榮國曰自聞不敢聞之教臣等之心崩迫無餘矣筵即

收還臣欲仰日月之更而 殿下此等之擧今幾次耶非徒
元景夏將死於階下滿庭之臣皆如元景夏矣 殿下雖
徒千乘之心譬如疥之着根時時發作伏願自今之業
此心如拔疥根也 上曰忘之誠難誰能爲我去此心也
侍曰捧疏當該承旨進差景夏曰今日 聖教仰儒疏
而至有不忍聞者其在國體疏儒不可不罷疏頭速施遠
竄之典何如 上曰所達得體依爲之 上曰承宣批答更爲
添字而不待 下教徑先下院當該中官拿處可也諸臣退
出 上御迎政堂右相趙顯命請對時顯命曰臣昨上小劄
方族謹四訓即伏聞有非常之擧不敢他顧蒼黃入來矣

上曰卿緣何得聞此報也頤命曰臣得聞於俄者近臣所傳
而急急趍詣矣今日日月已更反所有命臣不勝抃賀之
至而每聖上每每激惱至有過峻之擧豈如初為叅酌
無此過擧也 上曰儒輩不識事體有此擧筆之何削
之何等語肆然陳章無所顧忌名為臣子者豈容若是
言念及此夜不能寐也頤命曰臣且伏聞嘉奬元景夏
至有陞擢之命此當為臣僚勸勉之地也 上曰殺身成仁
非今日元景夏之謂乎其心斷斷無他故予特有優典
也碎首之說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若元景夏可謂社稷
之臣殺身成仁者也又曰以頭觸石頭碎必矣景夏之

頤得無傷乎在魯曰未得相見傷未傷未可知也今既陞擢元景夏右相又為入來故臣亦同為入侍而吉語曰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伏願聖明深加體念自今之後深用頻復之誡勿復為如許之舉俗語曰家毋老而任之子婦則婢僕有戚戚之色今 東宮方在幼沖而 聖上每以宗社之托為教臣恐 聖教近於不慈矣 上曰卿言是矣顯命曰小臣非以疏儒之事入來而但聞有非常之舉故入來矣 上曰疏儒之憮然於周孚似無憾矣予初若王孚為之則無是事矣承旨初無論議於其間而見辱以春秋亂賊一則予也一

則予也 上曰疏儒雖未必盡爲施罰而至於[illegible]則
吾欲刑杖矣顯命曰刑杖則過矣 上曰予之製此常訓
已不緊矣自此以後雖半字之文不欲製之矣顯
命曰是何教也右副韓翼謩曰臣有區區所懷敢此
仰達矣臣在偕來所未得聞之今聞 聖上俄者有大
來安之教臣雖聞於還收之後猶不覺心喪而魂驚
也殿下之位何等大位也宗社臣民之所托也而此言一
出於殿下之教則宗社臣民何所托焉 殿下講學數
十年高出百王之上而心有所不平有如此也則其
於聖學之工豈不有傷損之道乎 上曰挾此心久矣

今雖如此終不釋然矣呼書傳教曰噫頃者處分所
重雖在不能蘊藉尚今悔矣因其感慨不耐辭氣又復
過擧雖示此意使中外曉然知予過而歉然之心一倍于
中噫予已諭過於卿何有玆遣承宣諭予悔過之意
卿須諒此其勿介意事承旨傳諭于左相
初十日 上御養正閣藥房入侍時上曰昨者右相入
對時謂予顏色甚好而但今以常訓事予心更動矣提
調金若魯曰臣伏見 殿下時於處分之際過用其心
致有傷損之節自今以往當其處分當嚴而嚴當平而
平則自然心平而氣和矣 上曰予何用過用其心但今一

端之心徃來憧憧耳 傳曰前承旨趙明履叙用右副李
成中曰臣伏見日昨備忘記可知 聖志之快回臣等不任
欣幸之至伏者 下教其心尚在云不勝悶鬱若以此心留
着 淵衷則恐非嘉獎元景夏之意也伏乞 聖明快去
此心勿復為此等 下教焉 上曰此心雖在豈以此而有乖
於嘉獎之意也十年苦心黨習未祛如此惟鬼之輩
不愛其君作為如此駭擧豈不痛心乎
十一日李成中啓曰即者賚善朴弼周以情勢惶蹙入
來待罪於西小門外繫是儒臣去就敢啓 上手書曰須
者御章義理臣大且頗前日詢問之意有懷必陳深嘉

其誠駭儒駭舉何可比也今卿此到必由是也卿何過也
然知卿近到思卿之中溪嘉欣焉既到門外又用涉江于今
之心助予其慨因其所晴都門俱閉為卿特開覽識心酸豈
欲把筆為卿手諭茲令承宣傳諭偕來其欲速諭俾能成序
此臣玉帛云乎哉之意也卿體此意安心即為偕來用副小子
與元良待卿之意
十二日左副趙榮　書啓臣敬奉聖批傳諭于昭義門外朴
弼周所住处則以為臣之今行非敢過為引義誠以臣疏與儒
疏固有淺深繁約之不同而大體則無不同且臣疏中語及
先朝處斷句行言其歸不免與儒生同其所失是則儒生

之罪即臣之罪也臣之十分驚悚實在於此而儒生則或
竄或免爲庶民而臣則晏然自在坐受無限恩禮飛沉榮
辱之懸殊不啻天淵臣雖欲倖而獨免不自陳列其何可得
也　荅曰此於卿何有若此者有面諭者共元良待御、其
安心即爲偕入之意復爲待諭與於偕來　副撰嚴璹疏曰
伏以臣昨伏聞　殿下有非常之過擧此何事也彼學儒輩
駭擧以大聖人宰物之量只可談笑而處之何至於過費群氣
而轉輾激惱至下不忍聞之教噫　殿下此擧臣固知出於憂
慨世道而　殿下一身皇天之所付畀如何　祖宗之所授遺如
何臣民之所仰戴如何況上奉　東朝下有元良　殿下之一

言一動尚不可自輕何可以殿下之罪輒有此史冊所未有之過舉也臣誠驚惶震剝直欲痛哭排閤而不可得也雖幸天啓聖衷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而臣之所大憂猶有所未釋然者區區血忱惟願聖明深戒旣往之失益勉克治之工使無頻伏之悔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國家事未有大於此者而殿前之碎首苦爭只聞有一宰臣而已職在三司亦且碌拱熟視迄無一人之言之者可謂國有臣乎臣竊痛之

答曰省疏具悉其勉者旣下敎諸臣而此心非殿下之罪也其亦過矣 上御興政堂大臣備堂引見時領相金在魯曰儒臣之引嫌過矣 上曰儒臣不必引慊而但與儒疏

一時並出故如此耳 在魯曰右相上劄後出仕之意有所仰
達而左相則尚留金吾門待命云勿待命之意分付何如 旨
依為之其日之事是予之過而左相尚如此亦爲過矣仍呼
書傳教曰須於承宣之往已諭悔過而每聞命召之納尤自
恧焉今聞首揆陳達其尚待命云此予過矣卿何若此後令
史官申諭悔過之意卿體此意其勿待命即起視事用副
自悔之意事遣史官傳諭于左相仍 下教曰此傳諭傳于左
相以為急急膺命之地可也 左贊朴文秀曰動駕不遠而
意無開霽之望差退日字以觀雨勢之地如何 上曰予於
儒疏之事心已動矣卿言雖是而今不可變通也

十四日 上御迎政堂時仍領相金在魯所達課官事 上曰
特命置之其後思之此亦常時之心誠可笑也何不一唯而乃為
此置之耶以此自笑矣在魯曰下敎每〻如此臣等不勝切
悶事至則處置而已何必過勞 聖慮乎 上曰余豈過慮雖
百人言之余心已固即今悔作常訓矣在魯曰此不過非儒
輩事耳常訓之至善自在也尊王尊周豈有異乎此亦我国人
多議論之致也 上曰儒臣若入來上下可否則自可釋然而如
是待命不亦異乎在魯曰疏舉誠為駭怪以此齟齬無所不
可而至於免為庶人似乎賤辱故儒臣之言如此 左相之意亦
如此而然矣 上曰士可殺不可辱此則卿之言正矣藥房

提調金若魯曰儒臣以學儒被罪而揭自晏然爲難安情勢至之
於待命云矣 上曰此當一見儒臣然後始可有可否矣
十六日上御宣政殿贊善引見時衡周曰臣於再昨年得瞻
天顔後一向恩禮隆重召旨絡繹而不敢膺命罪合萬死今番
則重有自作之孽不敢揭漏於罪籍不得已有膺命之行
以被罪爲期不意恩禮益摯千萬不敢承當而致迫不已
不敢終始以情勢爲辭僅僅忍死入來矣臣於昨年屢蒙
引接備見 聖德之卓然難及矣頃日 御訓特命就議小臣
淺見不敢妄有所論不得仰對而與承宣有所酬酢矣不
意自 上一一採取臣益欽仰 殿下之聖德矣 上曰今

日事雖如此因此見卿亦可幸也時方一心慕先恒〻今日
則為見卿作氣而坐矣卿何爲此過舉卿豈有過聞者
耶郞周曰臣之所居與京雖近而一生病蟄與人罕見三相大
臻津路阻絶京耗不得聞之矣臣以在外之人顧何敢與聞
於国事而當初特宣草本御筆天下臣誠榮感十襲珍藏
待見新行刊本則與初有異故臣敢仰請其故耳當初若不
與聞則臣何以有此上疏而不料儒疏同日継上其後數日
聖心激惱過舉非常多少下教有臣子不敢聞者臣以首
發之人不當獨漏於罪網不敢晏然在家進伏請罪出於萬
不得已本以被罪為期而不料恩禮之隆有千萬不敢承

當者冤死不得欲遁又不得遂至入來而惶悚無地矣 上曰
予方無他心惟是慕先之心而已特為卿强坐而見之予
之作文字今則悔之至於一字予無踈多愚慮以致如此矣
而周日常訓命意至善至美傳授心法發揮甚詳益見
聖學高明造詣至深其先前裕後之道出尋常萬萬而但
有所不敢知者 聖德之卓絶既如彼而乃往日有非常
過擧臣未知此等過擧從何而出乎小臣千萬惶恐敢
欲知之矣 上曰予則自以為非過擧乃苦心也如此故
有今番事矣當初既以草本示卿卿若有心而不陳則
是負予也士可殺不可辱云者固是矣而如此之類

儒字可惜王天下者諱之者豈不怪異乎而周日士子
所為過越則誠有之矣所陳則卽辱周事也所重豈不
有在乎雖然年少氣銳狂妄所致 聖上若能容此則正
如天地之大河海之深無所不包一切置之度外亦何妨耶
自 祖宗以來培養甚至雖有狂妄之舉非惟不欲勝反
若不勝者然以臣得於故老者言之成宗朝儒生李穆逐
去女巫之設神祀於碧松亭者 成廟大怒庭鞫嚴訊
天威震疊穆辭理甚直不少攝屈以頭左右擊流血
被面 成廟親自下庭命宦官拭血裂衣以裹之甚獎
其直氣仍以放送之意請於 東朝其培養士氣如此矣

上曰此與予之所聞有差異矣弼周曰 孝廟朝優待士林
聖德卓然可述且以臣耳目所見聞言之肅廟朝亦未嘗輕
加摧折其時亦豈無狂妄之士而 肅廟一例假借不少僭過
聖明既於常訓中以法祖別為一目如許等事不法 祖宗而更
法何事乎今此儒生輩雖多過越之舉惟 聖明一切不較而
忘之則好矣頃日知中樞府事元景夏來見臣以為渠於
榻前親聽 聖教請改其字者別有其人云不識有諸 上曰此
輩強名之為儒矣豈有如此之儒乎此其意專在於趙明履矣
若如卿之疏語則今日士氣豈不可嘉乎尊周二字丙丁以後
待於春秋者秦皇之前皆稱王王與周有何分別乎句語之

過亦固無傷而王天下誰云者是誣皇朝也苟如是則果以尊
王為誰耶弼周曰是不過遣辭不善而已渠何敢致疑於尊周也
上曰御則知予心矣彼儒則不知予祛慮之心矣如吳楚之王
云者無非不敢言之言而貽黃之事節節駭悚御於章奏亦
不書年耶弼周曰此是朝家格例何敢不書而伏聞先朝亦
有館學疏不書之判付矣 上曰尊周尊王有何異同而必欲強
為分別豈不怪異乎弼周曰儒生草遣辭之際固為有失而
第有不敢知者 聖意果以二字為全然無別則史庫所藏
何不併改乎近來尊周大義無一人言之者豈可並此國
中行用之一字而盡去之乎 上曰以周字為不可惜則為

怪異而儒疏中年辨義不可書云者何如也黃籤尤豈不怪
異乎召其人而不聽其言是閉之門也頃亦言於首揆矣士
可殺而不可辱云者是矣見卿以後不欲爲之矣至於窮亂酏其
時徑遂請之矣爾周曰此不過儒生輩狂妄而然耳古亦有如此
之事矣 上曰古之儒則迂濶而其目好矣今之儒則豈不無
形乎欲憑此而並請從享先正辱矣卿亦爲儒林而如許
儒林絕之然後道爭始可明矣不然則濁矣彌周曰譬如
父母之愛子子若有過則雖叱責撻楚若其一退則似不
無嘉悅之意今 殿下但有叱責而無嘉悅之心臣所未曉
也 上曰如彼之子豈可有嘉悅之心乎彌周曰萬品

咸周鼓舞歡樂當如和風慶日何可如疾風雷雨萬物震盪乎臣受恩如天無一報效惟當以罪為患無言不陳此後則勿為過舉千萬至望 上曰卿之所達是矣而如彼之儒予猶不盡處置之道矣弼周曰周之一字非敢爭之今日世界雖異凡事須分明為之公私行用亦既不廢則何必於此改乎 上曰卿之所達亦有意思如此然後貼然無事耶體先尊周之義別編送卿之意俱有之華夷一清則亦有可用之時矣弼周曰此有所重若非關係何敢請改而改之亦無所害 聖心之以此持難臣不敢知之矣以臣疏批中一字淺量之敎觀之 聖心亦無所固必矣

彼儒輩雖狂妄亦有所重而發一字之改有何煩於耳目之事乎臣之愚意萬無一妨矣 上曰卿言如此恐或後來以此復爲義理也此輩無可道者王字豈與周字有異而吳楚之王云者豈不譏乎弼周曰此固儒生狂妄之罪而改之宗爲聖德事矣 上曰予若當日下王字則卿亦不如此矣弼周曰此亦有然者矣 上曰如此然後可以安帖耶贊善之意似欲泯然無迹亦有見幾者而然矣承宣之意如何同副金光世曰然矣前頭亦不無疏擧之慮矣 上曰卿之語有意矣卿所達之後忽然思之似有然者若然則反非改之本意也弼周曰 殿下於尊周一事克承 先

旨卓越前古 皇壇之祀就後苑中遥拜為禮事下詢於
臣則此見殿下拱北之誠出尋常萬萬雖在 王俟靡寧
中猶不虛過而為之禮如此彼儒生輩雖極迷暗愚為就敢
一毫妄疑 殿下或後於尋周乎 上曰此豈趙明復之事而公
然拖引者豈不怪異乎欲辱趙明復故不計而為此矣爾周
曰此特狂妄而然耳 天地之德至仁至廣其間雖有些少不
廷之類何可以此亂道之度內乎 上曰頃日 下教中定律處承
旨讀之先世讀訖 上曰免為庶民四字則抹之可也仍教曰
以示賞善又 命承旨書傳教 傳曰頃者補李儀授章之
舉可謂無謂其處分寬典之寬典而渠雖無狀賞善批旨

中院曰而論而登對之後若不開許則是豈誠也又因其章而
恩之渠輩雖無状此等去道亦不可開無前之律名於青衿
而裕昆即於前席抹去四字其章頭特放其竄以昭聞納
之意噫此豈為渠欲踐常訓中崇儒重道之意也鄕固曰芻
蕘之言亦蒙下擇罪竄律名亦蒙反汗甚是盛德雖古帝
王不吝之聖碩何以加此至於一字改之少無所妨若不改之則終
始如許紛紛恐無已時此亦不可不思矣 上曰若因其一字
而又不要帖則反無改之之意乎承旨既已知之自改院洗
補板本可也既自本院改之則方外則自當聞而改之矣此後
則無論善儒與挾雜之輩皆無可為之事如此標異之類

若或又有之則亦豈不處置而似當無之矣光世曰此後豈
復有是非之事乎 上曰忽然覓得贊善意思在於言外
代者承宣亦有所達此後則似無事矣卿既已上來爲執
少留 上仍教曰予不作常訓則必無今日之紛紛予甚悔
之今而思之非此則何以見卿乎以此言之亦可謂善爲之
事也
三十日 上御濬政堂大臣備堂引見時領相金在魯曰
聖體若何 上曰心氣益下矣在魯曰心氣益下之教或緣近
日一二疏事耶趙明履元景夏疏 批答姑不下臣曾有所達而以此事隨即
酬應爲好不必久留以致煩惱 聖心矣 上曰予豈因此

革而如此耶予則不然矣陶潛無意於世故不知世間甲子

予則異於陶潛而精神大減須以左相處方將敎諭之意

下敎而其後認以爲敎諭矣今始覺其未及敎諭矣豈可

以此動心而無限齋怯事必益出矣根本則在予是作文之咎

也在魯曰文豈不好耶 聖敎誠過矣 上曰旣已改之而又

如此者黨心盤欝而然矣在魯曰年少儒輩事何足論也

上曰承旨讀工判元景夏疏可也左副鄭俊一讀訖 上曰

罰題目聞之乎在魯曰罰目不預大義肆然請罪云矣

上曰韓致大宋永休何人也在魯曰未能詳知矣俊一曰似

是儒家人矣 上曰必有指揮也在魯曰此從事雖未的聞

而似聞更爲疏議云矣 上曰當有此西之心何故乃爾耶年
少者渠亦無父母耶 是豈從天降從地出者乎在魯曰此
不必大段處分益致機激務爲鎭定好矣勿以着作大事動
於 聖心而隨遇流應則自可止滅矣左賛朴文秀曰朝廷處
分宜務正大嚴明何可以小事致惱 聖心耶 聖朝感戴 皇恩
之誠孰不欽仰而儒生事亦無大關於本事者此等事置之則
自然寢息矣近日無論大事小事每致煩惱下情甚悶矣在魯
曰揚湯而止沸則無可止之道須念此道伏望矣 上曰春秋大義
渠輩亦豈知之也在魯曰雖以慕賢之心言之許多儒生豈真
知慕賢也隨衆參從尋疏者亦多矣同義禁鄭益河曰大

臣靈械之言好矣臣則新從下土來雖未詳知而在堤川時聞
之則士論朋興至於八路齊起皆以為一承宣何敢請改云矣
臣亦初聞然疑矣入京後聞之則既改之而翕然無他慮矣
上曰初則誤聞故也文秀曰八路之說過矣豈其至於是也益河
曰莲說訛傳年少氣銳輩誤聞而乃有此舉朝廷何必看
作大事而生葛藤耶使之自起自滅好矣 上命承旨書傳教曰
茲事既 下教不必架疊況頃者處分 下教既詳伊後改定奇
謂帖然意以為自此以往浮嘵可息于今此舉一何駭乎
噫其無訓飭豈有駭舉其無駭舉豈有 下教其無 下教
豈有群臣之叩頭以爭以此推之其本訓也事既帖然名雖儒

也朝鮮臣子也有此面於今日者焉敢更喙於此而滿朝默默

耳目頓聽寧臣請亂由於感慨可謂庭有一臣而不預本事

右祖廢擧復有此擧可謂君臣之分掃地盡矣王者處分

豈可先嚴而後寬姑終賊刑尚書所載其稱儒廢擧者亟

施削名黜鄉之律其墨黃分付師儒之長即令去黃洗墨

文秀曰我國維持在於士大夫而近來風習寒心專事利慾

誅競而無可信者矣小臣則無意慾且不事交遊故小臣座

上無文官之來而每念士夫奔趨利慾全昧廉隅之習殆至

處歎失業矣 上曰養廉恥宜矣益河曰近來士夫心地無一人

能全者汨於利慾惟利是趨朝夜夕改者多矣在魯曰近

來黨習無可言而情狀曲折不可盡知處得其中誠難矣
文秀曰高麗則權臣專国互相傾奪而我朝則太祖大王戡
亂立国之初扶植士夫以為根本国運與衰可驗於士夫而臣
家大族競趍利慾朝推手而暮按釼誠有甚於健隷之
賤矣方今勵世之道宜以崇奬恬靜為務矣在魯曰嘉奬
恬靜亦宜矣孟河曰殿下雖以黨習為憂而今之俗習有
異於前人多前楚越而今兄弟前兄弟而今楚越見一二小
利則無不變改矣士夫風習如此何以為国人皆先国後私
則国其庶幾矣 上曰南相有何必作類編食豚魚之語矣
予作常訓出於慕先而致有此輩之駭擧皆予咎也在魯

曰妄儒事何足論也益河曰請竄一節有非云矣 上曰祛
黨誠難矣而朋字何以側書也此可怪也在魯曰三代盛時亦
有無作淫朋之戒矣益河曰朋與黨有異見歐陽脩朋黨
論可知也文秀曰臣聞顯廟朝或有儒疏之難處者而輒置
而不問皆歸於自起自滅矣在魯曰工判元景夏疏以學下
人推治事附陳者殊爲失禮學下人當自下治之何可上聞
耶推考何如 上曰依爲之鄭俊一曰儒疏到院而不書年
號或以爲贊善入 侍時因 先朝定式事儒疏則不書年
號云而此疏一番陳達定奪後可以捧入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
是何事耶俊一曰從享事也 上曰贊善入 侍時無以不書

年號追奪者矣此必是造說訛傳之致也儒疏之不書年
號者勿捧可也後一曰此後儒疏若不書年號則並勿
捧乎 上曰宜勿捧也

九月初六日 朝報

大司成金尚魯副校理申暐上疏 傳曰此等之跡不
知爲答給之 傳曰即今停擧齋任雖或不知而叅榜
拔去事令付議行 傳曰下敎之後大司成雖不行公宜即
擧行後啓達而恬然無啓達之事本館堂上爲先令該
府處之當該齋任限十年停擧 傳曰宋永休韓致大是
誰之子即爲問啓 前此韓致大以中學齋任與宋永休偶

論施罰搢紳五人章甫七人故有此 下教 傳曰近說
之無據未有甚於近日新差注書及其前日次入侍注書
外帝訓親製後注書兼春秋令該府處之諸承旨玉堂
請對 傳曰君綱不立之時不知為此而今乃有此其止之
傳曰此非留門之時而大臣備堂出去故既下標信大司成
入來肅拜即為舉行 傳曰注書兼春秋拿處傳旨何
不捧入乎如此而何顏請對乎 傳曰相臣既出去政院無
引見之事退去可也 備忘記凡事有輕重其輕者寬假
可也若有犯分悖理者亦施止沸之道此則大不然予雖
涼學此等道理其略知之矣 備忘記當初本事本非若

此者以怛欲惹鬧之心無端若此其訛言之誘擧無忌者
之心也其乘機作此者其亦造訛者之心也處置之雍容
伊時 下教可以感此輩而其後特解校井本字宛然處
分帖然而不思感動猶欲若此者其果惠其所惠乎以此餘習
向日儒臣陳達有曰昔者儒生輩或有只書者自 上寬假云
其達尚在耳則乃憑其訛傳從事之章亦異前規者此京
鄉之儒表裏相應其欲惹鬧於國於君之意此所謂不知將
至何境者也興思及此食豈甘寢豈便乎 以承傳色封下
手書備忘記于賓廳口傳 下教曰似多誤字更欲臣書以下
而日暮氣憊卿等亦久待故以此下之矣 手書四憲以予

衷耗羗勉于今其豈予心願乎勉承 慈教中間又因諸臣之
過執尚今泯然作一心善而非此一心上以追慕于 先下以警
懲于軍民於國事於朝象心若浮雲者淚孔子云將順其美
昔人君令臣恭朱子抄於小學聖賢其歎哉予雖涼德調
劑黨習作一部心典不悖其善不顧不能必以此爲己任者意雖
遠矣心則可質彼蒼噫此爲己乎壽爲國壽爲世臣若爲己此
等不快活甚於自己者幾十年甚執也噫其君令其臣恭可
謂效臣恭也意者美也羣下將順可謂法孔子矣雖不然草
上之風其臣違拒其曰臣乎顧今世道今行乎否乎大訓〻
諭莫能感動此非今日臣子也顧今近世大訓之下莫敢更

喙而其心猶前故奇〻怪〻恍惚莫測其漸日現而于今
以追慕之訓飭作一機関曉〻紛〻者亦時象之餘習今則
非特舊象藍非藍黑雜白氷炭相類殆若狂焉若此不
已將国不国人不人君不君臣不臣莫若不覩乎此而自潔
故拜奏其此類無形背君死黨心猶酸者六月八日其是
何日追慕作訓反使怍輩恣意誣罵恩之及此心膽若
墜而搢紳恬然狂儒肆行朝廷之上恐或黃黑之加我其同
喑啞駭悖名儒者上無其君下無畏憚處分怯武黃星
恣行於搢紳其不知稅駕於何黃星承宣其由在焉須日
洪鏡輔輩處分時有陳達之事挟撼深矣因無據而作

此黃墨重臣不滿洪啓禧輩制名之不觧抑木於軟地是
豈臣鄙豈特此也近臣被彈被譖者其皆稍悟夾贊之人
此豈徒上之所知五尺可知噫勝国權臣覽史雖憤此猶貪
吏祛之自可帖然今之此習豈比乎此可謂溺於洪水者也
乎雖誠淺祛黨公心也今之愈溺抑何心腸可謂不若
有啚実尤可駭者其駭擧者必有其祖其父而心寒骨冷
之教渠輩豈不聞也而雖不能献其頭闕下以謝譸其子
自請王法於國圖臣分當然若有一分臣分不能自耐者則
其豈無此而漠然無聞益使其子放恣猖狂此只有其子
而無其君者也頃日復有駭擧將必請討而宰臣畏㥘狂

墨遑巡師長若此不已一邉評大訓請投于海一邉濃墨
半端狂叫躃令人莫敢請討矣予今心寒骨冷之教䛐若
尋常其重君不若銅闌有一於此懸首街道以勵臣令况若
此者乎次對文具非今先務君綱不立日息視事其曰有息渫
不見欺臣之每每緬縷作無據之庸君况觀今之舉駭擧
恃事不止於此以予追慕之訓諮此無限之駭擧將何顏敢
拜豈特駭擧將至難言逆銓官遑其孫奚不緊關而此亦細
故也不論乎此惟顧卿等若我問我以除其煩使我養靜
遑中欲論若水投石召承宣而呼焉又不肯受懲於常訓
不欲把筆矣非此筆莫能宣旨強筆臨紙心眩手麻併

戍守掃其止其止 賓廳口傳啓曰伏承 下教臣等驚惶震越心膽欲墜此莫非臣等之罪也冒死請對亦甚惶恐而上下俱備其可一日爲国乎整許引接俾得親承

下教各陳所懷千萬伏望又以承傳色封下手書備忘口傳

下教曰此與他 下教有異非若此之事俾上下俱休焉 手書曰頃者 下教羣臣叩頭由何而爲狂儒之父而爲臣子視若尋常此無君也羣臣所請可謂臣分請而未減則駭儒之狂墨可謂背馳臣分矣卿等之拘於黃墨懸〻亦何道理如此雖犯上悖義而其君欲親問判金吾以下畏黃墨而不進到此地頭国爲国君爲君予雖乘軟太阿在手此等之

輩何足道哉而但有益愴者乙丑暮春三月成之句將欺
皇壇追慕製述反為叵測也何顏歸拜此予自觴也非他故
也安道請焉君綱不立之前決不許對御等惟待乎此而請見
焉俾假我年見乎此等世界亦豈復邁邁乎御等若此前予
志固焉既難其應何若我乎慕昔欲枉之心今若礙石乎中心
神莫逞其止其止　賓廳再啓請對又以承傳色封下手書
備忘記口傳　下教曰此教異於他　下教即為須布使不教子
之父知之為手書曰昔漢張綱為臣也而埋輪當道況為君者
乎君綱立臣分定之前予志若鐵石而今此舉止以謝　陟降
御等一何苟苟焉　賓廳三啓請對　賓廳四啓請對曰今

此 下教辭意愈嚴臣等惶恐不知所達其前 下教亦多有
不敢聞者而此 下教則中間二字四字有非臣子所敢承聞臣
等雖死決不可領布敢此封還伏望即爲改下仍許入對爲
又以承傳色更下封還手書口傳 下教曰今日世道有君綱乎
有臣分乎其數字何關而卿等如此乎則爲頒布使不敎予
者知之 賓廳五啓曰其 下教臣等豈敢視之尋常昧然
領布乎雖死不敢領布即爲改下千萬伏望又以承傳色更
下封還手書口傳 下教曰與前日 下教有異此非如此之事矣
賓廳六啓曰 下教中十二字改下然後可以頒布不改下之前
雖死不敢領布矣又封還手書 賓廳七啓曰來對則今

已夜深不敢更煩而此 下敎不改下之前決不敢頒布深夜
更瀆尤極惶恐而不得不更爲封還深加思量亟爲改下千
萬伏望又封還手書 賓廳八啓 傳曰朝臣與儒生皆
今日臣子則不下留院之敎然後爲快乎 同副承旨金
光世啓曰韓致大父學生世傑宋永休父學生基孫云矣
傳曰[redacted]疏下削名黜鄕者幾人耶金光世啓曰問于四
學則疏色韓喆蓍金載天掌議韓郁李東沆金相𥼶洪
啓五徐迥修鄭雲熿金載久尹勉能色掌金相雨鄭時杰金
載寅金鈺升製疏鄭松合十六人云矣 大司成金尚魯
疏曰近伏聞疏儒被罪以來儒生倡言伊日入侍人中某也

奏某語某也有某事施罰之議疏論之說喧播於世有口
皆傳而臣名亦入其中云本事既甚虛矣臣固付之一笑而
若其上下入類吾則極矣今此重臣被罰即其一也而臣若
以師長自居揚揚然冒入館中參涉是事則是臣之廉恥
先自喪矣更以何顏布宣聖教誨諭諸生為我秉銓之臣
亦有耳豈不聞外間藉藉之傳說而許多無故之人攙閱一
邊乃以如臣之孅不可與者煩啓稟而强擧擬無乃甚麽
機關藏在其間而然歟近來事無論大小輒有妙理臣誠左
右顧而不勝其駭惑也 疏批已見上
初七日諸承旨有稟達事來詣閤外請對矣同副金光

世 啓曰昨日最初備忘即當頒布而下段一二處不可不更
為面稟故昨已徹稟未承發落此志於入侍時更為稟達
後頒布之意敢 啓 賓廳以承傳色口傳 啓曰去夜臣等
以更漏已深不得不暫為退去而達宵憂惶不任煎迫之忱
更此來會冒死請對幸望暫為引接俾臣等得以奉昨
下備忘以入陳所懷焉以承傳色口傳答曰昨已悉無他可
諭俾予安休焉 賓廳再啓曰臣等非不知聖體便休之
道而第念今日事必須一經入侍洞承 下教各盡所懷然
後方可以有所決塲冒死更為請對深加思量特許引接
千萬伏望 答曰已悉之矣 領府事金興慶領議金

左參右議趙顯命判府中思喆户判鄭錫五知樞金始炯
判敦李箕鎭司直金聖應左賓朴文秀吏判李周鎭刑
判柳儼户參李益炡工參沈聖希 啓曰臣等不忠無狀不
能鎭世道而請士習致有今日之事上以貽至尊之煩惱下以駭
中外之聽聞臣之罪死無以自贖而第有區區愚衷欲以自達
於明炤之下者自昨至今屢次來對而迄未蒙允此尤臣等不
誠之罪而上下睽阻国事岌嶪似此舉措恐亦不能為聖德之
光也此事至微本不足以煩 聖慮雖有更爲處分者召見臣
等從容商確自可以談笑處之而何爲此非常過中之舉
也臣等入對之後此事可以結梢而 聖體休安伏乞更加三

恩亟許賜對焉 答曰已悉之矣 賓廳三啓曰臣等昨今
以未連承不敢聞之 教心墜膽慹即欲滅死非顧一入明主
之前上以面承 聖教下以各陳愚衷相與瀝懇更請賜對
而 聖意愈邈又復靳許此宲由於臣等之罪而亦不能無憾
於天地之大父母之慈也噫嘻 殿下今日之擧此何事也天
陛咫尺而爲大臣而不得對爲儒臣而不得對爲喉司之臣而亦
不得對大小驚惶中外沸撓如是而可以一日爲国乎以
聖上至聖至明又何忍爲此乎臣等雖無狀豈爲彼儒生
輩而負叙 殿下哉今若許臣等之入對則一酬酢一處分
使當帖然無事何必過自煩惱至此也臣等宲不勝悶欝

之至更願亟回三思特借方寸之地焉 答曰已悉之矣 賓廳

四啓曰臣等畢瀝肝血顒俟兪音及奉批音 聖意愈邈臣等誠無狀以殿下體下之盛德何至於此哉天地否塞則無財成之道君臣睽阻則 相須之義一日二日若是不已則卑情靡所底定矣國事愈益汗漫矣因彼儒生之駭妄有此無前之過舉彼固不足責而其累 聖德而損國體當如何哉噫嘻臣等所捧前後 聖教無非人臣所不敢聞以 聖上至仁至慈何忍爲此臣等跼天蹐地寔無生世之念也爲人子而不得於父爲人臣而不得於君將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臣等竭誠齋籲尚未蒙一兪自愧誠淺言拙而衷情切迫復此冒瀆伏

頗亟賑轉環之量夫許進見之請焉　荅曰已悉之矣　藥房
以承傳色啓曰卑御醫請入診以承傳色口傳下敎曰姑無
見醫官之事必欲見之則與儒生入來可也　藥房再請入診
以承傳色封下一句手書口傳下敎曰此外無可論之事退去可
也又下手書曰雖有華扁我不信清心今予是良方　藥房
三請四請五請六請荅曰此外無可論矣　左副承旨鄭
俊一以大司成意啓曰有掌議然後可以解宰臣之罰而
新差掌議金謹行不但在外旣未行相揖禮據諸事例自
在應〻　故依例改差掌議李祥海則自曉至今屢度催
促而謂以昨日觀科出來之路墜馬重傷云終不入來事極駭然

今方重施停擧之罰卽令差出其代斯速擧行而如是之際致
使成命遲延臣不勝惶恐待罪之意敢 啓 傳曰掌議亦臣子
此時何敢如是掌議李祥海永爲停擧其代使之卽出削名
儒籍 傳曰初下敎若何而再下敎無可爲之事耳目之官必見
之(韓致大等)而何尙無投畀之請乎備忘記趙瞰之乘機投章申暐之
右袒角勝可謂無嚴此等之臣豈可裕昆並削職拔名侍從之
班 金光世啓曰三司諸臣有稟達事未詣請對矣 傳曰
當初駭擧者雖已參酌事已帖然再次駭擧者可謂無君
無嚴使其君致此擧職在耳目先請投畀次請來對職分
當然而只畏黨名不顧其君臣雖在於閭外猶願瞻亦左

右此等耳目將焉用哉求對耳目之官並削職拔名從班噫
世將昏夜人心陷溺雖聞于君舉一邊頑瞎將來豈一心事
君之意乎吁此習舉朝皆然將何以君將何以國　傳曰製
常訓之故至於此前頭有處置之道藝文館所在常訓板並
入之政院啓曰臣等相率伏閤竭誠求對尚未承一俞之音
而今此下教又是萬萬意外常訓事體至重史局秘藏至嚴
則雖有此教臣等何敢為奉入之計乎雖死決不敢承命矣
傳曰常訓板有何可惜而不入之乎政院啓曰臣等所懷似已
略陳而今此常訓乃是金櫃石室之藏則　殿下既不可任意
處之臣等亦何敢遽然奉入乎雖駢首滅死於閤外決難

奉承矣 以承傳色更下封還備忘又下靜黙二字手書政院
啓曰臣等兩日守閤終未蒙引接之命今此二字手書又出萬
萬意外非常之教愈往愈加此則決非臣子所敢奉承者亦
不宜一刻留亂置本院不得已冒萬死封還矣又以承傳色下教曰
語黙之黙字動靜之靜字乃是常用之語何故封納耶政院啓曰
今此二字果無深意則殿下何爲而書下於臣等耶臣等雖死
決不可奉留又此還納如是還納者 度還下者五度 傳曰旣
頭已知之矣其下則有父兄立朝者乎 傳曰奇姓者之父如此
之時其敢在家乎問啓 傳曰厥草之父君父如此之時聞此下教
晏然自在有將心而然問啓何爲亂道之 傳曰賴者將以下教

之後晏然自在是異心也其君雖黙〻政院亦當請懲而徒
知封還此書不知請懲何也關係甚重予旣在君師之位欲知之
即爲問啓 傳曰原輩之父金吾門外秋曹門外或闕門外必
爲待命即爲問 啓政院啓曰臣等方伏承屢次責諭臣等不
敎之罪萬死難贖朝者以將心二字 下敎之後即招四學下人
使之探問來告而遽有亂直之〻命矣凡胥命之規自二品以上或
於闕門或於金吾而朝者趙尚絅待聞二字嚴敎靡其子待令
於禁府門外而自本院無端稟告跡涉猥越故尚不得 啓達矣
前後儒生輩父兄有無非特猝難探知似聞其父兄之見存者
亦無頭官之衰〻可稱則雖聞二字嚴敎亦何敢胥命於

闕外及金吾守令方使之急急採問於秋曹及典獄門外而因此一
事今已夜深 聖心煩惱 嚴教連降臣等惶隕抑塞不知所達
惟願亟許臣等血懇俾得入侍各陳所懷千萬伏祝 備忘記
今予以靜默二字爲元符而此則關係非細不可無者將則下
古人云何若聞 下教覩今擧措而不爲泥首於圓圍門外則是
慷將心者也翔者既以此下敎則今日爲臣子者豈知請討今
日大小臣僚惟以彌縫其君爲事可勝寒心予雖無能決
不爲苟且之君豈敢在喉院其對模糊況又儒臣只守閣緘口
其涉寒心諸承旨儒臣並遞差 左議政沈寅明劉曰臣昨於
批教已不勝危蹙而繼又伏聞備忘下政院辞旨至嚴有

非臣子所忍承聞者云雖未及得見全本而臣於此驚惶罔
措求死不得進伏闕下達宵繞壁懇 聖上何爲而又有此
教耶 聖教雖以君綱爲慮而此等辭令豈不重爲損國體之
端乎臣等不勝驚惶切迫之心相率求對而方寸之地迄未蒙許
借此何景像小臣負罪之蹤雖不敢越分冒進隨諸臣仰請
而受恩罔極義不可以罪累自阻敢以此未順應之道仰勉而
引接諸臣 殿下備忘敢又伏地血祝冒瀆至此益復死罪云云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心若鐵石其復何論惟卿其體 前批
初八日諸承旨有時急稟達事來詣閤外請對矣右副申思健
啓曰大司憲元景夏有仰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已下政院

矣 領議金在魯右議趙顯命判樞申思喆戶判鄭錫五知
樞金始炯判敦寧李箕鎮司直金聖應左贊朴文秀吏判李周鎮
刑判柳儼戶參李益炡工參沈聖希大司成金尚魯等 啓曰
血籲未蒙許對達宵焦灼求死不得晩又伏見下政院備忘至
有大小臣僚惟以彌縫爲事之教臣等震慄戰越直欲鑽地
以入而不可得也不審 殿下以何事而不見臣等哉以儒臣之罪不
見臣等則非但在臣等究矣 殿下之待臣下亦太薄矣臣等
實非儒生也亦非畏儒生也 殿下何爲而不見哉一見臣等
自可明白陳論有所決塲而一日二日君臣阻隔上下過費心慮
下而益焦腸肚以至於國事泮渙衆情遑遑此莫非臣等荒

擾愚迷不善周旋之致臣等宜首先被罪而如或曲察臣等之
本心不加之罪則特借方寸之地一聽臣等之言是誠十分遑
急不容斯須緩急者也伏願亟許臣等求對之請千萬至祝
以承傳色口傳答曰啓已悉矣 賓廳再啓曰 殿下之拒絶臣
等一何至此也臣等之齎會禁中焦遑憂迫者今三日矣
苦口悼誠仰請入對者亦不知幾遭矣而及奉 答敎天聰
邈邈每以數字之批一向靳兪臣等誠死罪不審 殿下何
爲拒絶臣等至於此也 殿下若以爲臣等事君不忠無狀
今日世道之漸壞臣等之罪也士習之不靖亦臣等之
罪也則明敎而黜斥之可也不然臣等雖極無似顧其

職則宰輔耳名爲宰輔而情外之 敎特益嚴截方寸之地
終不許借日月雖明而終有衆情之未燭天地雖大而殆若
窮人之無歸更何面目而自立於薦紳之列 殿下所以待臣等者
何其太薄乎臣等固當走出關外泥首席藁以請不忠無狀
之罪而猶且聽望 宸嚴細徑不去者惟冀其一番登陛劃
即出場矣故不避煩瀆冒死申籲伏望亟許引接俾臣等
各盡所懷焉 答曰已諭矣 賓廳三啓 四啓 答曰已諭矣
藥房口傳 啓請入診 答曰已諭 再啓 三啓 四啓 五啓 六
啓答曰已諭矣 七啓答曰誕辰亦近心懷一倍卿亦何爲而
至此卿等勿如是仍下 手書曰默而靜思衆僚追慕眷

戀軍民強欲國事其他簿書今如浮雲職在保護一何國

我其量此心使我調將 政院啓曰臣等相率求對欲陳

迫之悃而終朝守閤 俞音尚閟何 殿下不少禮諒并拒摩

情一至此哉噫我 聖上於儒生事前後處分寔出於鎭靜

浮嚻之盛意而惟彼妄儒輩罔念仰體之道冒朝禁而有

此駭擧以致激惱 聖衷過費辭教封書之下賓廳本院

者至有臣子所不敢承聞者大臣諸宰候院三司鎭日齋

籲必欲導達微悃而咫尺 天陛尚不許片時賜對上下否

隔中外惶惑未知此何擧措此何景像噫君臣一堂可否

相須則事雖大於此者自可從容處之況茲事本不足仰

煩 聖慮者乎 殿下試思之殿下作此過舉凡幾遭矣一
事二事何莫非 殿下之罪而 殿下不以大舜我何與焉之
心為心而或至過自貶損 殿下非常之教致使国勢波盪
王綱日頹殆不知税駕之所此臣等所以憂悶痛迫直欲溘死
無知而不可得也昔周詩贊文王之德曰不大聲以色臣等所
期望於 殿下者非周文而何伏願 殿下平心恕察亟賜大臣
諸臣引接之命千萬幸甚 答曰已諭矣 政院再啓 三啓四
啓 答曰已諭矣 備忘記 傳曰噫君臣之分莫逃於霄壤
雖不下教人臣分義宜即席藁泥首而自若常人坐卧下處金
應南 鈺外父 金烋 載寅父 之塞責近到已懷將心而李德濟 東流父

尹光周勉能父 韓命正郁父 鄭履祚時杰父 渠有一分北面之心
其下教之下自謂有將心佯若不知將心已露予當親問其將
心令雖自飭此不懲治一隅海東將至於無君禽獸之域大小
臣僚此等人心陷溺之時惟以彌縫其君爲事不知鷹鸇
逐雀之義今日大官小官其何恃也予當親問洪禹集啓億父
等其令該府舉行 傳曰使之卽時擧行而尙或遲滯當
直都事當拿以此分付 傳曰近來見困於諸臣氣憊矣待
下教之日時刻入之 傳曰相臣以下都憲以下不知則已若已知
之而只欲彌縫於上則朝鮮將近於禽獸之域矣豈不寒心如
是而爲君醜然非但氣憊此亦自飭之意其令知之 備忘記

憶昔人閉戶自撾舉皆肉袒將心下教之後放恣若此何待其他

右副承旨申思達以成均館官負以行大司成意 啓曰臣謹依

聖教與齋任取來四學儒業工曹判書元景夏去黃觧罰之

意敢 啓 傳曰知道 領府事金興慶劄曰伏以臣於再昨因

過去人忽伏聞 聖上有非常之教大小臣僚齊進闕下云臣

竟不知事端蒼黃進去隨諸臣後㕘來對之 啓而 聖批終非

斯許臣不勝抑鬱悶迫之私云〻 大司憲元景夏劄曰伏以

臣於震惶悶揣之中忽伏承憲長特除之命夜半入甫冒死來

對而日色已高 命音尚邈臣誠抑塞憂恍直欲痛哭於九閽之

外嗚呼 殿下激惱何爲而至此也彼疏儒輩雖非當誅

笑而處之此何足有煩 聖慮乎聞疏儒輩弁皆稱冤且其
陳疏時舉措多奇怪可笑云 殿下若於此輩過費辭氣處分又
或過中則或有欠於天地造化也伏乞 殿下亟許入對俾陳其事
狀昨日備妄萬〻悚慄而脅命者只是[redacted]父一人而已事甚
可駭竊聞該房承旨不善舉行而致此臣謂羅戢以警其後
左議政宋寅明劄子請對 答曰省劄具悉此時豈尋劄之時
乎為卿慨然 大司憲元景夏大司諫趙榮国聯名劄曰伏以臣
等瀝血齊籲及奉 批旨不唯不賜開可只以已論二字為牢
拒言者之資臣等相顧錯愕直欲溘死而不可得也雖然今日
殿下所以激惱淵衷致此過舉者豈由群儒輩之作怪而抑臣等

於此亦有可比而喻者今有襁褓迷兒不識父母天地之尊嚴而跳
踉狂叫自蹈水火則其爲父母者其矜憐而恕其愚乎抑將呵怒
而治其罪歟彼莊儒輩在 殿下特襁褓一迷兒耳其微不啻若
禽魚螻蟻此何足比數於衿紳之類而過煩 殿下之威怒乎氣
平事過之後 殿下若翻然回思則必不以臣等之言爲欺也惟願
一覩耿光此盡滿腔之苦血 答曰已諭矣
初九日左副承旨金尚迪啓曰親鞫事 命下矣自前親鞫時
有宮城扈衛之例今番則何以爲之敢稟 傳曰置之 又啓曰
卽者義禁府都事來言領府事金興慶待命於金吾門外云繫
是大臣去就攸係 傳曰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 又啓曰卽者

義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金在魯左議政宋寅明因嚴教今方
待命於金吾門外繫是大臣者就敢啓 傳曰勿待命事遣史官
傳諭 又啓曰親鞫時禁府堂上不可不備員同義禁未差
之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仍卽牌招何如 傳曰先是曹口傳改差以柳
儼李益炡爲同義禁 諸承旨有稟達事請對矣又 啓曰吴
瑊朴文秀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敢啓 藥房以承傳色口
傳 啓曰臣等泣血請冀許一診者誠以近日酬應之煩
必致 聖候之損傷而調將之不可少緩故也氣憊之教下於候
院而獨於本院昨今問安之批終無一字提諭此必由於臣
等不忠不誠也臣等曠溺之罪固難容誅而一日二日症候

如此若不及今快許入診則目下焦燥姑未暇謄言而必將貽
憂於 宗廟太后念之及此寧欲即地滅死無知也伏乞亟加
三思即賜診候 答曰卿等亦豈不知氣候耶再啓 三啓
答曰已諭矣 政院啓曰昨伏奉本院備忘有困於諸臣氣候
之教臣等憂慄蔫迫即欲溘然而不可得忱誠切至猶不知止乃
又求對於靜攝中者極知萬萬死罪而終朝顒俟 俞音尚閟
輒以二字封書蹶示拒絶之意噫 殿下試思之安有君上靜
黙於內而臣僚叫閽於外而能爲其国者乎群情去益波盪
国事日就泮渙以 殿下之明聖念及於此豈不惕然回悟而速臣
無状不能廣貫心導達至使 聖上認以爲在下者有若彌縫者

然此莫非群下之罪然因此而過費心氣多失時令至有海
東僞撤之教此在臣子所不忍聞者自有嚴教大臣諸宰及
兩司之官蒼黃眘命景色悲沮而豈不大有累於聖德哉玆敢
更入文字冒死齊籲伏乞夬俯兪音即許晋接不勝至祝 答
曰已諭矣又下許熙二字 政院以傳啓曰此封書今雖又下而
臣等一死之外実無奉承之道又此封還伏願速被鈇鉞之誅
云云 大司憲元景夏大司諫趙榮國聯名疏曰伏以臣等不忠
無狀遽承罔極之嚴教魂褫體慄求死不得半夜顚倒走伏
金吾門外泥首席藁顒俟嚴誅顧何敢自處以臺啣開口
論事而古人或有上書於獄中者愚衷所激不可以罪負自沮於

明主之前茲敢冒萬死略陳昨者臣於闕外伏聞有儒生父待命與否閱啓之命前後 嚴教之下渠輩不即待命誠甚可痛宜懲其罪而第念国法惟二品以上始許待命而非大臣則亦不敢登聞乃所以重事體也此輩不過蟣虱之微只待命與不待命初非朝家之所知而雖臣等有不足以汚白簡故不即論罪者蓋以此也不意今者乃有親問之命臣固知 聖上此舉實出於勵世道嚴臣分之意而夫親鞫即国家所以治逆之法也此輩雖無狀與乱賊有異頑何必過震 天怒親勞玉體祗之以訊逆之律也哉 聖朝刑政一失其平則日後之弊有不可言惟我 殿下仁厚之治宏遠之謨每軫貽燕之慮而今此過舉遽

出激惱之中不但有欠於大聖人順應之德亦非所以垂裕後世者
此豈臣等所仰期於 殿下者哉伏願 聖明亟加三思無有後悔
焉 傳曰謂知義理而除授矣見此寒心原疏給之遞差
初十日金尚迪 啓曰領議政金在魯右議政趙顯命待 命於金吾
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勿待命事傳諭 金尚迪啓曰
[illegible]等親鞫事 命下矣時原任大臣及禁府堂上左右捕盜
大將兩司並即牌招何如 傳曰允 領議政金在魯右議政趙
顯命口傳 啓曰臣等此時不敢退處冒罪入來即伏聞今將出
臨 帳殿凡御鞫頓之際其事自致遲延請於其間暫爲入對
備忘記自把將心其名何如古人其護謂何若此不已雖有

稱兵者其將顧瞻而護若此而爲國爲君將心 下敎之後其曰禮
君此不讀書之儒噫青郎之至有今日一禮字也而士夫若此誰恃
而其曰君良可寒心其護諸臣一幷削職 傳曰諸臣不嚴申飭而
上闕亦不申飭無當直招呼之禁當直不爲待令耶 傳曰令付當
直即時上闕即爲擧行闕去來申飭 傳曰觀諸臣之吾無嚴各別
申飭事分付當直 備忘記南所衛將假承旨差下假承旨以義
禁府言啓曰今此親鞫時假都事十員令該曹差出何如 傳曰
允又以禁府都事以鞫廳大臣意告曰問事郎廳金相重金尚
福黃景源嚴璘鄭元淳或在羅敬或無軍職令該曹口傳付軍
職冠帶常仕何如 傳曰允 都承旨鄭彦燮左副承旨李成中

右副承旨金光世左承旨南泰良有禀達事請對矣掌令成
範錫正言金尚喆曹允濟有禀達事來詣請對矣敢啓 領
府事金興慶劄曰伏以臣腰脚之痛觕加於日夜行動無路未
叅齋籲之班冒上請遞之章及承批旨曲加涵貸臣伏愧惶感
方切攢祝即伏見備忘有[illegible]等許多人親鞫之命噫嘻此
何事也儒生輩當初妄舉小無干犯於懲逆之節今乃以子
弟之故責其父兄之不即晉命至於訊問之境則刑政之萬萬
失當孰有大於此哉經曰罰不及嗣罪罰猶不可延及於下況
上而推及於其親則其有傷於孝理之化當復如何今臣此言
固非為儒生輩地竊恐深愧於我 聖上平明之治茲敢仰

涸伏乞 聖明亟霽威怒還寢親鞫之成命焉 答曰省劄具悉
無禮其君鷹鸇逐雀古人豈欺雖一時嚴教人臣分義其即
泥首手諭若何而佯若不知將心 下教之後一向放恣噫予雖
涼德以子之故治其父非特處分之過亦非裕昆之道也渠則雖
無狀此則十分叅酌今番下教事件各異雖一日在君其若黙黙海
東將至禽獸之域于今豈肯對臣僚軍民而此爲国爲卿等慨
然 領議政金在魯劄曰伏以即伏聞有洪禹集等親鞫之命
聖意蓋出於植君綱嚴臣分而第念此等么麽之輩何足以自勞
玉體親問帳殿 聖候方有眩氣正在靜攝而深夜觸犯風露出
臨外處則傷損之 誠無涯極匯匯下情實不勝憂悶焦灼敢此

短劄血籲伏乞深思 宗社臣民之重寄特寢 親問之命付之有
司而處之千萬幸甚 批旨上同 左議政宋寅明劄曰伏以臣之
本罪已合萬死且於昨劄之批至承誨責之教則宜不敢復進
妄言而念臣受恩罔極既有區區微懷而徒畏嚴誅只自泯
默則是臣負 聖上也臣何忍為此近日 聖心激惱連有酬應之
勞而今又有 親鞫之舉 玉體之傷損已不勝其焦慮且親鞫
所以治亂賊也今此諸囚之不即待命於 嚴旨之下者雖云無據
既與亂賊懸殊則 聖上之必欲親鞫恐非垂法後世之道以
聖上至仁至明何不及於此伏乞 聖上少収威怒更加審慎焉 批
旨與領府事批旨與領議政批旨同

初十日 上御肅章門 親鞫入侍時行都承旨鄭彦燮左承旨南泰良右承旨鄭俊一左副承旨李成中右副承旨金光世同副承旨洪鳳漢假注書崔台衡沈瀠事變注書文鳳秀記事官李埴李思觀領議政金在魯右議政趙顯命判義禁申思喆知義禁柳儼同義禁李益炡洪好人掌令成範錫正言金尚喆問事郎廳嚴璘金尚重黃景源李昌壽金相福兪彦好鄭夏彦刑房都事尹光德朴時晉文書色都事金致溫金履福入侍 在魯曰今日 親臨帳殿臣等雖仰達已無及矣而惟望 聖心鎭安今日處分務歸穩當焉 顯命曰臣以兩陵〻上莎草修改事再昨出去昨日畢役後還宿高陽聞有親臨鞫囚之命蒼黄入城欲爲請對諫止而首相因 嚴教荐下

待命金吾門外故臣亦不敢循例復命同爲晉命旋承勿待命之
敎故與首相同爲入來矣今則事已成遂而處分務從適中善爲收
殺宜矣罪人事以外而言之則不善敎子之致而不能卒其子即爲晉
命者其間事情臣等雖知之而殿下未及照察故惶恐敢達矣在魯曰
臣之劄語非敢救罪人輩也蓋欲聖上特霽親鞫之命而今則已
無及矣議罪之際察其事情是所望也顯命曰當初備忘喉院旣
須布之事故方外人多有不知者矣在魯曰備忘初下之日政院不爲
須布即爲稟達而尚今無發落故備忘未即頒下方外之人何以詳
知乎上曰旣已下敎之後佯若不知不即待命雖爲人誣告者猶
且待命况其君以將心二字爲下敎則渠輩何敢不爲待命乎

李匡德之待命丹鳳門外是矣 顯命曰臣非借此輩也此輩之不
即香命蓋不見備忘之故也 上曰墨可畏乎 顯命曰臣不畏 殿下鈇
鉞之誅豈畏儒生黄墨之罰乎 在魯曰逆然言之儒生之墨亦何畏
矣 上曰領相之言直矣 顯命曰此輩猶蠑虱也處分何必如是乎務歸
至當好矣 在魯曰 雖有罪 殿下何爲此過擧乎 上曰百爾思之
此輩事出於將心也 顯命曰此 聖上過慮也 儀曰近來四五日上下阻隔
擧国焦惶今日得瞻 天顔儒生 之功也臣有一言敢此仰達臣雖
至微亦 殿下臣子也 殿下前日以不爲此等事賜諾於臣而今何復爲
此過擧也 上曰在何時乎 儀曰景賢堂明燭之下 殿下豈不賜諾乎
此輩之疏如太虛浮雲不足爲一點之累常訓炳如日月自在光明中

殿下何不思前日 下敎而更爲此擧乎 上曰此輩將心卽無君
之臣也無君之臣豈可不治乎儼曰臣與此輩群息不相及臣豈
有一毫愛惜之心乎此輩之未卽晉命不知倫忌之故也若有將
心則臣等豈不請討乎 上曰將臣求對亦以爲此輩也將臣不知逆
乎顯命曰將臣卽前日討逆之臣也豈不知逆賊乎尚喆曰臣方待罪
執法之官渠輩若聞將心下敎之後倂若不聞故不晉命則寧有如
許臣分乎漢法之大不敬固難容貸臣當請討之不暇而渠輩旣未
聞此敎而今 殿下作此擧措則其爲 聖朝刑政之失當如何而渠
輩雖死亦必以爲至冤云矣語未畢 上曰金尚喆非矣將心下敎
之後渠輩不爲待命則執法之官宜卽請討而不此之爲乃以至冤之

說達之何敢如是羅戒可也範錫曰金尚喆辭未及畢而何 殿下摧折
臺臣若是太遽乎將心下教之後渠革業未即聞知則其不即待命似
或然矣而今者 聖上爲此過擧豈不過中乎尚喆所達盖出於慮
聖上刑政之失而又有所懷未及盡達臣將備陳矣 上曰彼爲成
範錫乎羅戒並與金尚喆遠竄可也 上曰大小公事一并留院在
魯曰殿下仍兩臺臣之事何爲此下教乎 上曰將心即逆也爲臺
臣者豈敢爲至冤之說乎予不欲對諸臣矣遂命曰臺臣之言
辭不達意因此而何至此 下教耶留院 下教伏望收還爲此 下
教未還收之前觸事亦將不得爲矣 上曰柳儼則以爲其時予有
許諾云矣 在魯曰其時 聖上果有勝諾矣成中曰今日 親臨

尊爲立君綱則大小公事一并留院而君綱何以立乎 上曰成範
錫或慮有此事而不意金尚喆又如此矣 顯命曰成範錫金尚喆事
姑不足論今此 下教亟宜收還矣 在魯曰 下教若不收還則訊囚亦將
不得爲矣 上曰卿等亦傾瞎矣 顯命曰此皆臣等情外之談實爲
慨然矣 上曰君父謂有將心而愜然在家執法之臣宜有亟正邦刑之
請而掩護爲事此猶有許救矣 在魯曰此豈有許救之心而然哉 聖
教過中矣 上曰以卿等決難爲國事矣 顯命曰臣等誠不肖無狀
將來罪竄固所甘心而留院二字爲先收還後罪之次第問之宜矣
上曰近來世道奇奇怪怪動則欲避銓官其漸長矣今以此事存
予而下教之後又不待令者是背城一戰之心也卿等雖百日守閤予

不欲復對御等今日 慈聖以汝須下心爲 教故予果强作而見
御矣在魯曰 慈教至當矣啟命曰 慈殿下教至此 聖上豈不忍
仰體之道乎 上曰人孰無兄弟甲辰以後予聞不忍聞之言今因
衆訓又見此辱予將何顔歸拜 神皇乎成中曰豈可因此事至下不
忍聞之教乎 上曰此啓若聞則非教導元良之道也罪人未泥首
之前御等何不爲請討而乃反顧瞻左右乎此輩非儒生也乃禽獸
也有何所惜乎在魯曰臣等何敢惜此輩也其間事情 殿下未及
照察 上曰予聞不忍聞之言又爲事袁状之人予何顔歸拜乎在
魯曰殿下何爲此不忍聞之教乎歟 教若不收還則臣等
當死於此矣在魯曰今日親臨帳殿將有处分何必如是乎 下教

收還後 下詢諸臣從容處分乎移還宮乎爲伏祝 正言曹允遂曰
諸臣雖無狀何至有此 下教乎 臣亦無狀請治臣等之罪 還
二字之教焉 上曰耳目之官如此無耳目而爲國乎 顯命曰耳
目之官豈無人乎 上曰卿亦不欲見予矣 顯命曰千萬古豈
有如臣等大臣乎 每聞如此不忍聞之教 殿下若以臣等比數
人類則必不下如此之教矣 在魯曰此皆前後臣等之罪 臣等雖死
何惜而 殿下每下此不忍聞之教 臣等實爲慨然矣 上曰世道
無可言者矣 成中曰當此世道陷溺之日 殿下宜別有振刷之道
而何爲此 下教乎 允濟曰么麽罪人當談笑而處之 殿下因此而
何至如此乎 上曰俄者 下教已還收矣 上曰問郎持草紙進

來彦好進伏怡書問目 上曰此問郎書問目之際不書罪人二字
只書其姓名極爲駭然罷職可也 上曰問郎金尚重進前書問目
上曰使大臣見之可也 上曰罪人[illegible]上之 上曰罪人拿入遲滯
羅將呼耕低微當該都事拿處可也 在魯曰問事郎廉有關之
代以趙雲逵俞彦述李克禄差下而俞彦述李克禄時無職名
依例付軍職何如 上曰依爲之 成中曰罪人拿入之際忘未傳
上呼謹事體未安推考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上曰刑房都事誰也
成中曰趙榮鎮尹光德也 上曰問郎讀問目使罪人聽之問目及供
招俱在事變日記而不敢謄出 上曰汝子無倫悖義汝知之乎 上曰以此觀
之則汝不禁汝子之疏矣 上曰備忘中有 下教事汝知之乎

上曰汝不為待命有何意思也 上曰此人老昏人事不能了了
矣鳳漢曰宰相子爷中此人自少不能了了為人所指矣 上曰此人
是宰相子乎鳳漢曰故判書[redacted]之子也 上曰[redacted]何如人
乎在魯曰[redacted]德世稱賢宰相矣 上曰如此人之子名為學儒之
首[redacted]不知尊周尊王字而為其疏矣此人曾經守令乎在
魯曰曾經盈德縣令矣 上曰儒生中有表表者乎在魯曰疏頭
外無可知之人矣 上曰罪人下之罪人李德濟 上之鳳漢曰金吾
即罪人呼逕之際金吾堂上不為傳達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問
即讀問目其辭意大槩不善教子及不即待命德濟此下李氏家有私錄故詳及之
曰矣身之子為庠任時適當從祀之疏且陳尊周之義此乃士子

當爲之事而矣身以家長不能禁斷以致天怒此則矣身不無罪矣
而至於不卽待令事段矣身所居之洞窮僻疲弊爲長安中第一朝
報亦無得見之處奇性者之父安敢在家之 敎初八日始得聞之而或
云此 敎乃指名官之父非謂儒生之父矣身無路詳知莫適所從
且念儒生待命旣無前例矣身處義未知何以則爲 當方此
悶縮罔措之際學隷乘夕急來書去矣身名字始甚驚惶蒼
黃待命實狀如斯而已天日在上矣身安敢飾辭乎 上曰本事汝
以爲如何耶對曰敢問本事謂何事也 上曰疏事也對曰其疏句語
間雖有未能稱停者而大義則儘好矣 上曰汝與疏儒同一心腸
矣其疏所謂今之王天下者誰一句語及虜辭不可書云者挨逼

於何處耶予其時骨寒至今未已汝則以此言爲如何耶此疏豈不
無倫悖義乎對曰矣身旣不主疏事無由詳知而屢辨不可書則有
前規矣上曰前規云何對曰此規非於朱張耳上曰汝以疏事爲
高節而於予有將心故不爲待命矣對曰初不聞知故未卽待命
旣聞之後卽爲待命矣身雖無狀粗識分義之至嚴至重安敢聞命
在家故犯罪過乎下敎極爲惶悚也上曰汝何日待命乎對曰初八
日夕待命矣上曰何處待命乎對曰矣身事當席藁待命於
闕下而其時日已昏黑矣身本以病身實難露處徑夜且未知處
義之如何欲訪親舊依幕徑夜後以爲泥首之計故姑爲接宿
於金吾門外知舊依幕矣其夜就拿矣上震怒曰汝聞君父肯

寒之教而敢為畜便偃然室處乎亟令施杖顯命曰罪人訊問之
際當十分審慎況此罪人非施刑之罪何可輕先施刑乎夏 曰 聖意
以無將 下教之後不即待命為渠革之罪而非以其子之罪〻其父也
此而以大體言之則或慮外人以為以其子之罪推及於其父云而況
今具刑之命只以其招辭之誤則以此加刑豈不為尤過乎臣謂決
不可施刑矣光濟曰臣亦有所懷敢此仰達語未畢 上曰此臺臣並罷
職 上曰若此者皆是為名也顯命曰臣等豈為此罪人而有此言乎
此非施刑之罪也 上曰卿等欲活此罪人而使予受辱乎顯命曰
此鐵亂也何足道哉然施刑決不當矣在魯曰此事為後世之弊
殿下豈不思裕昆之道乎儀曰此南臺執義李箕洪之孫而聞

其二叔皆不齒士類其一家之人但知偏論而不知人事云此何足責
逞乎顯命曰聖心方激惱故至有此舉而氣平事過之後必有追悔之
意矣 上曰予作常訓後此輩加予以不忠之目於皇朝後世看史之
人以予為何如主乎儼曰一編常訓即殿下光前裕後之言炳如日星
千載之後若或以王字為累於聖德則臣當以死明之矣此輩之子上
而激君父之心下而使其父受刑其子固可罪矣 上曰知義禁之言以
此輩謂有人心矣 上曰施杖二幾度後 上曰汝欲解汝子輩之罰激
動韓致大等惹起鬧端此豈非汝之所為乎對曰 身病伏窮巷元
無出戶之事矣身之子被罪後即為出鄉韓致大事初不知之矣
上曰忠孝一也汝得罪於汝父則汝其露處請罪乎抑入室偃處

乎對曰爲人子而得罪於其父則事當露處請罪矣 上曰汝於父待之如彼於君事之若是汝何以分異君父乎對曰事父事君其義一也矣身何敢有分異之意乎矣身之不即待命據實直陳不敢隱諱豈其事君之義專在於待命與否乎 上曰汝之受刑非緣汝子之罪也乃是不即待命之故也汝知之乎對曰矣身知之矣 上曰將心者何謂之言也遠之謂乎逆之謂乎對曰將心字義未能詳知而似是逆心之謂也 上曰然則汝有無君之心也對曰 下詢以將心字義故矣身解釋其義而何遽無君之教是何教也依幕之說推之遽旣此外寔無可罪之端 殿下何忍爲此舉也 上曰知義禁進來此罪人逆心遽旣今無更問之端解縛下之 上曰罪人金應南上之

上曰汝自任將心乎 供辭漏不錄 此下并同 上曰待命於依幕者是乎 上曰此事汝不滿 下敎而然乎 上曰汝誰某人乎 上曰汝子年幾何乎 上曰汝以汝子之事爲是乎 上曰罪人下之罪人金烋上之儀曰此罪人即延興府院君之後孫而聞其子年少云必是不知人事者尤可矜矣 上曰予聞延興守心甚愴然問目姑止之罪人爲先解枷可也 上曰知義禁進來儀進前 上曰欲嚴王章有此親問之擧矣聞汝即延興之子孫心甚愴然汝雖敎子以將心予思故事不覺心酸特命放送此下敎言于罪人可也相福曰臣以執藝之義冒死仰達矣罪人金烋既以延興之孫特命放送則此外罪人亦豈可罪同而罰異乎臣恐處分或至於未均也 上曰大體則是矣 上曰此罪人下幕待 下敎放之

上曰罪人韓命㬢上之 上曰吳楚之王、天下誰之義汝共敎之乎 供招未錄

同上 同下 上曰汝知將心字乎 上曰汝以此爲義理乎 上曰此罪人別無

可問者罪人下之 上曰罪人鄭履祚上之 在魯曰問事郞廳有闕之代

以前正言李永錄差下使之卽爲入侍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上曰此罪人稍

知人事者也今此學疏汝以爲如何耶 供招失錄 同上同下 上曰王孚 同則

汝 移之於夷狄之王何哉 上曰見下敎之後汝雖不能縛汝子來

謝而泥首待命亦不爲之何也 上曰罪人下之罪人尹光周上

之 上曰汝之待命能知義理乎 上曰黜鄕之人其父雖就囚亦

不能來待乎顯命曰黜鄕便是門黜不敢入城中矣 上曰汝子

黜鄕之後汝豈不詳見其疏而何敢托以不詳見乎 上曰汝 知

汝子之非而何不即來待命乎 上曰王字何義汝子以爲今日王天
下者誰云者以王字欲歸之於虜狄之王予之所改者是虜狄之王
字乎 上曰汝 知改王字者非承旨而即予則汝宜心骨俱驚汝
豈敢誦其字句於帳殿乎 上曰當初製之者即余也改之者亦余也
汝既以春秋辭爲非則汝何敢以話頭峻之說稱之乎 上曰亂賊二
字余欲問之罪人具刑 上曰假使趙明履請予改之猶有投鼠忌
器之嫌況乎謂自改之者乎 上曰春秋亂賊四字予不忍提及而汝
既以發口則汝豈非將心乎 上曰土鬼之輩皆不知而汝則猶知
人事者也 上曰解縛下之 上曰俄者右相以追恩有悔爲言而此
事雖百爾思之未有悔處矣然而更思之其子以爲以吾輩之事

罪及於父云云則豈非王政之所不忍處乎渠革固不足惜而
忽起感於予心特命停刑矣顯命曰此聖人之言也一言可以
祈天永命矣成中曰聖教惻怛臣等焦爇煎迫之心至此可解
矣 上曰癸亥反正時日記嘗見之而興感於心矣追與之孫若於
親問之下發悖毒之言則何以處分乎追與子孫若至杖殺則予
將何顏歸拜穆陵乎以故初不問之矣渠革當初若泥首待命
則予心可解而將心下教之後亦不即待命予若以其子之罪罪
其父則非矣而此則事件各異以將心治其罪也予之本意如此
矣顯命曰臣等亦豈不仰揣乎 上曰將心下教之後耳目之官宜
請討而不請討者非矣成範錫金尚喆至究或然之說極爲非矣

而鄭夏彥猶有救意亦爲非矣當今義理晦塞以今日之舉見之
臣下中無一可恃者矣儀曰儒生輩事誠非矣使其父至於此境
豈無罪乎 上曰韓致大濃墨以待矣儀曰此則臣不畏矣 上曰昨
年耆社還收之請全無臣分矣今則又以春秋亂賊之名欲加之於
君父人心世道奇奇恠恠矣儀曰常訓炳如日星以後每觀之而君
以舜王與舜同有異云則臣請伏鈇鉞矣 上曰改字後自可帖
然而猶尚如此乎不欲復對御筆矣中間豢遣律曆予將爲不孝
不悌不慈不忠之人而何顏南面爲君乎儀曰古有聲色貨財之慾
而殿下無此事古有馳騁弋獵之娛而殿下無此事古有宮室
土木之役而殿下亦無此事 殿下孝悌之行高出百王 殿下勤

儉之德克紹列聖若使後世人看今日史記必謂之聖明朝矣
殿下何乃自貶如此而況殿下上奉宗廟大后下有沖歲元良
殿下一身願不重歟又何自薄如是乎臣子若有負殿下則誅之
可也竄之可也亦何必過自引咎乎上曰予臨御二十年無一澤於
民無一恩於民予將何顏對吾民乎儼曰殿下元紀間恩澤浹洽
渾民此非臣子媚上之言也上曰俄者右相之涕泣諫利果出苦心而
初則以爲御史必請討矣今反救之顯命曰此臣等之罪也上曰予
以趙榮國謂愈於人特除諫長有意矣元景夏趙榮國皆救彼革
矣上入小次少頃上出御殿帳下教曰聞即持招辭進來上曰承旨
書之傳曰已諭於鞫問下教今日相臣之批而念予雖凉德凉學豈

何以無前之事遺我 元良乎頃者[illegible]億等投章可謂猥悖無謂
古人豈不云乎養子不教 之過于今黨習之轉益到此非他也又不禁
而反導之也況學儒辨駁者渠能辨此乎其若端本宜先不教
之罪而十分參酌非爲渠也不可以無前之事啓無限之弊故也
而於渠之道亦非因慨瞻諭也臣分當然慮于今之教緣何乎
既痿遠竄既收殺民今所謂一字亦已改之事已帖然而其猶君
此者一則黨心也一則無君也若此不已末稍將不知何境幾年
苦心終莫有效因感作訓由我起鬧而其中句語黙想心若墜
焉他日何顏而歸拜乎思之及此不得不略示予意於相臣而
其中渠輩之不卽泥首臣今之隨參亦已諭焉渠輩若有一分其

君之心豈敢自若將心 下教之後亦無動意無將必誅昔人所
云而今日在庭臣僚過憲往日奇奇怪怪者恣行無君過欲鎮
定者苟且緬維朝廷之上若同喑啞耳目之官便若聾瞽昔日則
請刑相勸加矣今則將心已露顧護于後不顧于重其中尤爲過
者今者之事本雖同事件各異豈拘於此輩之謂以以子治父無
將之誅其亦歇視何義理之昧也今予豈欲強作臨門而非予無
以憲討惟此一隅青邱將爲禽獸之域不得不臨門而及其
親問無形罔測之狀自露於杖下予在君師之位渠雖無狀
皆以士子名編青衿而若此家爲自恧於 士矣然而其中奏供
之無狀不敢問之文字肆然更提者豈遑嚴訊取服而訊問之

際忽然起思 億等雖即日施王法無足惜也今日親問雖
由於自任將心佯若不聞者其由即學跡也渠輩雖不感動
乎其君之因感作訓而乘機恣行肆然悖說忠孝本無二致不
忠其君何孝其父而因此而其若杖斃其爲子之心如何思之及
此不覺垂涕而特命停刑噫此輩之無親無君七人之頭雖懸
于藁街無足 也而既命停 終施邦刑是豈擴充惻隱之
道哉赦渠輩之一律差等酌處此則當示於酌處之教矣噫爲
今臣子爲其子而不能感動爲其父而不能勵勅豈徒負我於今
日陟降昭昭其乃祖乃父豈無神精將此下教咸使聞之 上
曰承旨書之 傳曰罪人 以世族之臣教子悖擧骨寒

之教將心之旨略無嚴畏便卧私次及其帳閤席藁泥首雖有
文字莫聞其行亦不即爲云此等無形之人名編朝官可謂搢紳
之蠹削名仕籍亟施屏裔之典李德濟之所犯無異於[illegible]而但其
供中不得露處云將心下教之後其供焉敢放恣若是以此略施刑訊
而忠乎逆乎 下問之際自稱逆心捧遲晩之招亟施邦刑 王法當然而
自稱逆心其亦無形不足道也雖施 王法亦豈快也十分參酌雖貸
一律不可尋常處之減死島配金應南鄭復祚其所供辭似有条
理故雖不訊問不爲泥首終不待命俱無臣分並施投畀之典韓命
暘呉楚僭王之說不知將心之言與德濟輩無異一體勘律亦施
投畀之典尹光周學疏中謬作承宣之四字既聞自改之教爲人臣

者若有秉彝之心其宜心寒骨冷豈可誦此文字聞於帳前尤
其無状者此等罔測無倫之說泛稱話頭之峻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當夬施典刑而以此詢問之際忽起感于予心曰示意
於特諭亦爲參酌減死島配金烋受供之際聞其延興之孫
嘗聞故事心嘗酸矣于今聞也益遑遑豫設追慕自倍不忍
準問既諭特釋今何諭焉 上曰俄者入小次思之則金尚
喆之父老矣重臣任使既久其子之情勢亦可矜矣戚中曰戚
範錫亦有八十老母矣 上曰然乎承旨書之傳曰噫昔日因
其私心相加殺戮即予痛惡者而誠有罪而然之豈臺臣之
職責顧前後而依違乃今日之痼弊臨御帳殿臺臣進前

意謂請討不此之爲乃反營護噫近日特除之都憲諫長此等義理也不能達其何深非而但豈不至寬之說似或然矣之說一何謬乎其在嚴義理之道不可不嚴處而其所杞者不過授畀則宜乎彥等嘗令成範錫正言金尚喆其寢遠竄之命並施削職之典 上曰韓致大誰某人乎在魯曰清原尉之六代孫云矣 上曰宋永休誰某人乎在魯曰故判書宋昌之從曾孫也 上曰頃年宋翼輝付黃李宗城矣末抄不好矣在魯曰朝官雖有罪古者無施罰之事矣益炬曰今番趙明健申景閔皆被罰矣 上曰然乎不識義理之儒恣意施墨而被其墨者引嫌瘝軟矣 上曰承旨書之傳曰頃者之舉既已帖然而今

吏如此者因何事即宋永休韓致大也執法之臣雖黙決不可削名
而止並遠竄　上曰承旨又書之傳曰報臣墨黃列朝禁令而
不遵禁令肆然放恣不可不嚴立典章此後若此者其儒自
成均館即為草記令該曹定配此非登聞者其黃其墨亦令
勿施雖當之者不敢引嫌之意載於續大典　上曰續大典將
來亦必有非之者矣在魯曰此則　聖慮尤過矣　上曰俄者勿
退待之命意蓋有在逆心遲晩之李德濟不敢更提之尹光周
予雖參酌處分其在執法之論豈敢若此其中亦有全釋者則
不可事同而罪異只請下諭其涉駭然雖聞　下教人皆若此
何時可為下諭之請非予所知昌壽曰臣有所懐敢達矣罪人

李德濟旣以逆心自服則金相福之不論難免濟哉金相福罷職

宜矣 跡色韓喆謨之父師澤當初漏於現告中親鞫時自首而政院聽而不告云

十二日洪鳳漢以義禁府言啓曰鞫廳罪人洪禹集屛裔李

德濟尹光周島配金應南鄭儼祚韓命愚等投畀事命

下矣[illegible]全羅道光州牧定配尹光周扶安縣蝟島島配

韓命愚咸平縣投畀李德濟慶尚道巨濟府島配金應南

居昌府投畀鄭儼祚平安道博川郡投畀而以傳敎內辭緣

具罪目依例蔡遣府羅將押送于各其配所何如 傳曰允

又所啓韓致大靈巖郡定配宋永休定平府定配 傳曰允金

恍以近興孫特放

十四日判義禁李箕鎮疏曰伏以今玆洪禹集等帳殿 親問
之命未知 聖上何爲而有此非常之過擧耶 聖敎所以罪[illegible]禹
[illegible]等者雖在於不卽待命待命而不席藁昨者所下嚴敎喉
司初不須布者多若非身在閤外親自承聞者雖名爲宰列侍
從之臣必未及一一奉覽矧彼儒生之父微末庶僚疲殘寒士輩
目雖或得於風傳而未必知 聖敎旨意則其不能一如名出逆招
者胥命之爲固非異事此何將心之可論而雷霆之威遽至於此
得無過乎伏惟我 聖上一政一令動法 祖宗此擧国臣庶所共
欽服者也臣誠死罪不審 祖宗朝曾有不待命者誅以無將
之法乎既曰將心則其罪不外著誅心之法亦異於治大逆

親問鞫囚是何等擧措而倉卒 命下不少留難或恐非所以垂
法後世也臣之無狀適忝有司心知處分之過當而徒以忤旨爲
惧不忍執藝以諫則此亦使一將心豈人臣盡忠事君之道哉
玆敢進伏闕門之外冒鈇鉞而陳之伏乞 聖明平心徐察亟收
親問之命以光轉環之 聖德焉 工曹判書尹容疏曰
等 親問之命又何萬萬過中也儒生輩駭擧其罪固無
可惜然而以子之故而責其父至擬以 親臨訊鞫之擧者無
亦有乖於物各付物之意而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者耶 傳旨
于李成中曰李箕鎭尹容上疏即當出給而中官遲滯今始
下之 以上二疏似當在十日 親問之前而此云十四日者無乃誤書耶

二十七日 侍曰近來耳目聾瞽久矣君之御臣以兩司為耳目耳目聾瞽而能為國乎臣有為人臣自服逆心為人臣而聞其君之自改臣測四字豈敢更誦於帳前而頃者李德濟之逆心遑晚尹光周敢以疏中之悖說泛稱話頭之峻肆然更誦於帳前俱為無君無嚴則在上 雖施寬典為執法者其雖啓覆減律其稍登時爭執況頃日司諫削職之時既有下教伊後道中下教亦嚴則今日入侍兩司之臣只誦前啓佯若不知顧瞻前後視同細故 下教之後塞責引避以遞為幸噫其不強勉則已此等無據之習決不可售於今日亦不可事過而置之前大司諫申思健執義李光湜其並削職以勵

衷世 王堂尹得載啓以爲承順 上旨非三百年臺風云云

上頗嘉納而還収削職之命

十月初八日 傳曰噫古人豈欺我哉李德濟之逆心進晛

尹光周之誦叵測之說於咫尺親問者非徒大不敬爲耳目之

官視之尋常曰有其君乎于今義理尤爲寒心者今者臺臣

作爲義理外義理自曰因下教而請者非爲臺風云尤爲無

據不可不一番洞諭其君因使氣而處分臺臣之不從爲非則若

此可也雖一時戡律乎當其君下教則臺臣即爲引嫌復戡以

請盖所以重國體也逆心進晛者叵測之說道者其君雖參酌

爲耳目之官默默其可乎此則不過顧瞻之意而外托不從君

命三百年臺風云者尤涉可駭若此不已雖有亂逆君旣下

教盡臣其將執此無據之義嘿嘿而已若此不已 不君

臣不臣頃者特寢削戢之命非曰尹得載之義是也嘉其眷

眷有懷之意伊後思之其所引喩所謂臺風終涉可駭欲一下

諭今日擧措亦又寒心予雖否德南面御下之日決不受此無據

之習於今日臣逐其戢戲損綱紀而已前後嘿嘿諸臣並逐

施遠竄之典 司諫金相福益山郡大司諫申在述泰仁縣

司諫李渭輔金溝縣執義李光湜富川府執義尹得載

順安縣

十一日掌令金命華所啓鬯配罪人李德濟逆心叵測旣

之招尹光周之帳前叵測之說究其情節不可不一番嚴覈
明示典刑當初酌處雖出於好生之德意而揆以王法不可以已經
亂配而置之請島配罪人李德濟尹光周更令王府嚴鞫得
情依律處斷 上曰兩囚所供雖是無君無嚴旣施寬典其何
更執不允
二十二日迎揆 親鞫時傳曰逆心自脈之人更誦叵測之說者
所犯若何當初頑瞻不啓之臺臣其雖無謂旣啓之後况今治
逆方張之時月不滿於二箇臺墨亦輒乾無他可赦之端而遽
並停啓侍帳前叅鞫之臺臣尤豈若此之無異於當初頑瞻不
啓之臺臣王者處分之道豈可或嚴或忽乎並停啓臺臣其

雖駭然徒令入侍憲臣其何嘿〻而承受不當之停也其於院
臣亦必聞之而於巡撿之事雖得臺體即於此事其何昏也以
此請罷豈不愈於二禁郎一假都事〻乎可謂認小功之察也其
人一也逆心亦一也而何覺於此而昏於彼乎不嚴於逆乃急於
此違乾坤其將混沌而然乎但涉寒心前大司憲李春躋並
施削點之典掌令韓德良正言李齊崑並先達者而後削職
蓋全命華後達詰者金翰運金綸運後又李春躋達詰
四五次後停 啓故有此處分又有再辟不進臺官直棒遠竄
傳旨之教而掌令柳謇再辟遠竄其餘違辟削職者甚多
臺閣張至空虛云

二十四日傳曰予有過而自隱是欺心當嚴而不嚴亦不為国噫世道日下人心陷溺朝廷之上不恢黨心懷戈戟外似無黨者多此豈勝喻外見者雖〻而其中甚者不耐其心傾軋相續誣謟相繼而搢紳之間風習若此其流之弊奇〻怪〻非特無歲無之幾乎式月斯生至於継者學儒而極矣其時深慨之意業已下教而以此之故處分之時下教之際不無過中者其時孝儒亦又聞其君之舉措不為待命是有將心之教及李德濟親問之時是乃忠心乎逆心乎不問者皆予許令之過是乃君之過而為其臣者佯若不知不即待命是為臣分乎否乎雖以其黨派之說之則是辭令間事而既非黨謀陰心之事亦無犯上不道之事則設鞫嚴問法固

罪旣而處分之道過也在上曰設或其曰過中殿下帳前若有果一
毅之心曰有逆心者其果人臣之道乎否乎在上者雖置無形
而不問逆之一字豈有大小之分渠旣逆心自服而酌處則執法之
臣豈有參酌其心之事乎據例請問在法當然而顧瞻左右初
已黑黑再次嚴教俾君不知遠竄嚴飭之後君乞全命單一人
末梢將不知至於何境矣伊後邑從膝侍月不踰而復侍其尚且
之態無嚴之跡五尺難欺豈青筵之上文字之間除一逆字則已
不然豈若延悟然不可不略示飭勵而陞擢視䊒逆節根窩之時
臣在臺臣顧瞻規避飭後強赴而又不嚴啓殿下下問之際訝
對模糊語涉不直果若所達朝者之疾夕瘳而然也將心逆心聞

見何是還予鉉琮徳亦患往牒今者此意決非務勝亦非因一時之
忿氣也欲樹者其君綱欲嚴者一逆字其曰未著之何而黙黙其將君
不君國不國宜乎嚴懲而鉉並比之當初不啓者不無差間而與今
番停啓之人亦不可異同今日不啓憲臣韓徳良亟施削黜之典帳
前飭勵不過其時諫臣則正言金俊萬強爲引避亦有規避之跡
亦涉可駭嚴戒還易之坤曰履霜堅氷至既昧逆心而小有歇著其
漸之獘可勝言哉飭勵徒煩國體益隳決不可一任其無狀而但
前啓中尹光國則自製自改下教之後更誦臣測之說於親問之
下者其雖無狀似由於其人昏劣之致比諸李徳濟不無差間此則
似亂直不聞而李徳濟則其在國體不可曰逆而不問其在衛下之

道亦不可直入於似逆非逆之間一番嚴問了當其事在所不已
初意則稍存臺體而其欲斬許到今亦不可不一番收殺以息媕阿
之態進允前 啓爲 右臨忘後領相金在魯於 榻前陳白曰當
初李德濟不聞 上教問忠乎逆乎而意以爲 上教問將心之爲何
心乃以逆心二字解釋將心字義而仰達未嘗以逆心遲晩云矣
上怒曰領相誤矣李德濟末乃依領相言爲招矣仍下教曰臺臣
陳所懷正言南德老進曰臣亦聞物議皆以爲不爲逆心自服云故
不遽發 啓矣 上曰曾見臨忘乎曰見之矣 上曰不信倫忘而信物
議極爲駭然 命削職
十一月晦日李德濟聞嚴 命登途晝夜疾馳臈月十日就拿

於金吾是日即 親鞫日而適又三省罪人行刑之日也該吏以行刑日不
待開坐之意援例告達於其堂上則同義禁鄭益河以此意稟
告於上前矣自 上特推益河科罪書吏而使之即日開坐舉烨
時開坐判金吾金若魯其下堂上李普烨申晩鄭益河禁郎則
四人叅坐而其中知面者只呂晃周也禁郎讀傳旨使諸之讀畢
益河曰罪人如不詳聞則傳示使之詳覽云 請見伏讀則大
略以為逆心自脈者宜伏王法而偃然食息於巨濟之中者寔由於
寬典而耳目之官不思爭執舉皆䂓避今此逮問之舉乃欲以
立君綱樹臺風末又 下教曰向日帳前 下教若不詳聞樣隱諱
則當依前各別 親問云云德濟納供曰矣身本以病身氣質

甚弱向於 親問之時 天威咫尺之下 褫魄散神昏氣
衷是如乎 傳旨內以矣身之不即待命有將心爲教仍
又下問將心曰忠乎逆乎 傳教內辭意非不詳聞是
如矣昏迷之中意以爲將心字義之下問乃以逆心解
釋以對而不覺其自陷於罔測之科此莫非伊日精神
昏錯全無省覺之致思之至今萬死猶輕是乎矣尚此
縻息於覆載之間者實由於如天之 聖德是乎旀矣身
以龜川君晬之五代孫世以忠孝相傳是如可至於矣身
不肖無狀致此罔赦之罪惶隕之外無辭可對是乎乃
若謂將心之真有固爲寃枉莫甚 日月在上推願

俯燭云云

十二月初二日大臣以下入侍時　上曰李德濟聞因予以爲
難於爲對矣今見其原情善爲之矣仍顧領相而微哂曰
或者誰某之所指教耶　天語頗溫醇右相趙顯命又劄
救之大槩以爲金烋以追興之支孫猶蒙特放李德濟乃
龜川君晬之嫡孫龜川啓朝時風節至今凜然猶將十世宥
之云云其後日　筵中下教曰龜川君世派予考璿譜而未詳
諸臣其誰知之乎趙明履曰若聞跡事則臣可以引燭而至
於其世派則臣有所知可以仰達矣仍達世系大略金尚迪曰臣
詳知之矣龜川即　中廟曾孫而李德濟乃龜川之五代孫故

徽軌義李箕洪之孫也 上曰然則故宰臣李墪李埜兄
弟是爲龜川之子孫乎 尚迪曰故宰臣李墪兄弟乃龜
川之孫徽軌義李箕洪卽宰臣之親侄也 上傾聽曰
誠然乎誠然乎吾曾所未知矣
十六日傳曰噫於忠於逆其小有秉彝之心者其豈
不知是亦將心之爲逆人所共知豈不知將心之爲忠
爲逆而下問乎其時下問於渠者不過忠乎逆乎云
爾則渠以逆心自服矣到今月已多矣事已久矣故
敢以將心字義知之樣納供者尤涉可駭是乎矣當
初酌處歸之無形而處之則無形之人無形從聽而自

服者亦非異事初已寬也到今追問不過欲收殺乎臺
閣則效子産之見欺亦不害為寬典豈不喻渠雖無狀
究其先則璿源玉派而右相劄中引以龜川事與感予意
依前參酌還配

丁卯六月掌令姜鳳休陳戒疏中以為喜怒之際每有過
中之舉辭令之間亦多非常之教大聖人凝重嚴毅之度
未免為輕易擾攘之歸臣愚死罪竊恐殿下涵養之功
有所未盡於純粹之域而然耶竊惟春宮邸下玉質天
成而淵姿岐嶷學力日長而誦讀如響臣民攢手延頸
竊惟 殿下辭氣容色莫非 春宮之所可

罰亦莫非春宮之所可肯搆者則向所謂過中之舉非常
之教非但爲臣僚之所共惋嘆其於秋春邸觀感取法之道
恐有歉於警咳誘掖之方也且近來臺風蕭條士氣摧挫而
每下臣子不忍聞之教特戢臣子所難容之科云云 上引見
而詰問之 傳曰掌令姜鳳休爲先遞差 傳曰其中尤無據
者首曰或有過中之舉非常之教挾雜他語於其間又曰臺風
蕭條士氣摧挫亦曰每下特戢句語意必有在焉不知其心
挾摘處之亦述編所戒即問鳳休果措[illegible]等事予下
問曰其時以某某故親鞫洪禹集等事汝以爲過則[illegible]也此
等之輩豈敢以許之以士氣云爾則渠曰其雖可殺棄之田

里則爲過云而嚴教之下雖强爲此言殺之一字猶不敢猶不忍從成其音無狀啓億無狀啓億猶以士氣則即一啓億也畏或施法佯爲大言其音從成亦一德齊也噫目今雖黨習日痼世道日壞此等無嚴鄙夫炎涼趨附者不可貽羞於朝廷前掌令姜鳳休削去仕版其章給之

八月初五日大司成洪啓禧入侍時自 上問居齋儒生之多少啓禧對曰京儒則絶無只是鄉儒若而人 上曰京儒何不居齋耶對曰一欲陳達而有些嫌端未果今因 下教略陳之一自洪啓億處分後士氣消沮以居齋爲羞恥事太學掌議釋菜時不得已入泮而過大祭後輒自削而出去咍黙居

齋生之不爲疏擧故京儒則以此不欲投足自上雖有追悔之
教而洪洛億等罪名尚在 上答曰疏儒父杖問予果追悔而
此外別無追悔者大司成不能導率泮儒使不得疏擧而今
甫激成疏云爾則罷職右相閔應洙力陳還寢使之率儒生入侍
初六日大司成率齋任入侍時掌議洪鳧獻進伏曰臣有所
懷不避猥越而欲陳之矣 上曰有所懷則言之鳧獻曰臣即早孤
餘生此世未嘗行事父之事故平生所願若得科甲則必以人
子事父之道欲事君矣今幸得侍咫尺之地既有所懷而較量
利害怵畏禍福隱默不言則是豈臣本意也臣請竭所蘊以對
近來京儒之不肯出入於館學泮任之不欲行公者盖以 殿下刑

訊疏儒父兄之故也 上曰然則甫等非矣事已往矣時已晩

矣鳴猷曰此非獨小臣之言也一世之人皆然矣臣不敢指陳

某某而今之以儒爲名者皆以爲既非堯舜則未必事事盡

善而出入學宮若以無情之失見過於君父而又或罪及父兄

則將爲不孝之身矣此心既在心中故口雖不言之際則未免

自疎於館學矣 上謂大司成曰洪鳴猷之言是矣鳴猷曰

殿下以疏儒之罪而刑訊及於父兄此實 殿下之過擧也而史策

所無之事也 上曰此是過也 前日 筵中有所下教以示予意

而甫等不待聞之乎自刑訊疏儒父兄之後儒儒引咎矣予非但

爲京中儒生之父兄而引咎也盖亦八道儒生之父兄而引咎也

上曰此儒生識質寀矣心中所蘊盡言之鶚啟曰 殿下改過不吝如此可謂日月之更矣啓億輩若聞此教亦必鼓舞矣渠輩至痛在於此事而今承 下教如此雖在田廬寧有一毫憾冤之心哉 上曰上疏事予既僕僕引咎而既儒事則寀無忮矣鶚啟曰臣等亦非以啓億為賢也雖其疏忽之失則有之而乃所言則春秋大義也哉 孝宗大王至誠秉執在於尊周而一國臣庶莫不興起振作矣 殿下常訓中既書此尊周二字而諡即改之則豈非臣民之所慨惜者耶啓億之請在於改去王字而 殿下改之則臣等以為 殿下之改王字不無[illegible]億之功也以此觀之則亦可謂功過相準矣今之謂[illegible]非者只在於謗譭道說而渠則謂以

為宰臣之有所請改故以八字不好之目斥之而 聖教乃以八字
歸之於侵犯而直之犯上不道之科則彼[redacted]輩豈不寃哉
豈不傷哉大司成曰彼儒生初登 道席所陳辭語 朴直矣嗚獻
曰臣知[redacted]之意案非侵犯上躬也彼[redacted]亦人耳安知辱其父
者為無倫之子犯其君者為亂逆之臣矣頑何以膽甘作無倫亂
逆之事哉 殿下睿智出天閱歷已多其若平心下氣從容深思則
[redacted]心事自可洞燭矣 上曰爾言是矣予未必以[redacted]為犯
上無道之科也前日之言果是過中也然而既知非自下請改而作
此椎擧[redacted]雖非直 辱我而不是將人君之意終有之矣而爾
等之眷眷嗟惜於[redacted]者又無義矣不讀孟子乎不食飢〻之間

者以其非義也彼[redacted]有何可取之事而爾等乃欲自處以一
奎之人或以為館學一體或以為同是青衿甘心同歸爾等豈不
疲軟哉錫畝曰[redacted]等既是齊儒而以無情之失至於被罪不得
蒙放則在臣等亦豈無免死狐悲之意哉 上曰名雖學儒豈可
謂儒乎錫畝曰臣等亦非以[redacted]輩為文學博識之士也只
是行些事可究故然耳 上曰予以爾言無一言為非而皆知其
是矣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乃是穩當底道理爾等勿浮時
議如[redacted]輩斷卻於心頭置之以不足論之地則爾等之心自
可釋然而無惑矣自今入太學誦讀經傳學習禮儀靜坐
自修則豈不好哉至於此等事爾輩雖百般爭之予必不動矣

禺猷曰啓億輩以自作之事而罪及於父兄臣等爲之惶悶之意自
切于中矣 上曰予旣僕僕謝過矣爾等旣非啓億之至親何若
是右袒乎爾退後以予僕僕謝過之意傳之禺猷曰臣今
旣親承 下敎豈敢不傳之于太學諸生乎 上曰當招爾等
於庭下誨責而出之而今者特引見汝者蓋所以連太學
而示以優待之意也爾須自勉毋負予意可也予在靜攝之
中不能躬行享祀而精神則都在於大享爾等必以誠心行
祀可也然心在於饗聖人之事則雜念自然消去亦爲正心之
功矣禺猷曰聖敎至此臣等敢不盡心祗承耶至於上款
所達冤死憐悲之心終不禁其歔歔矣 上曰爾之所達皆

一切爲是無所事於爭論矣
十一月二十日諸承旨請對入侍時同副承旨李昌壽所懷
頃年洪禹集等事儘是聖上過中之擧當此遇災警
惧之時特施曠蕩之典則有光於聖德大矣上曰洪禹
集等律名考出陳達可也後日李昌壽啓曰臣謹依
聖教考出則洪禹集乃永削仕版其外皆永削儒籍矣
上曰李德濟關係重置之其外則一從蕩滌都承旨鄭
彦燮登對亦稟達洪禹集敍用命下
李氏家藏云丙寅正月初六日大臣備局金吾秋
曹堂上特天案引見入侍時定配罪人別單中

巨濟府島配罪人李德濟出陸減等事付標
啓下矣李德濟河東府出陸減等以徒三年改
錄而三月十二日因大臣陳達特敎而今捧丁卯
廷臣陳達時有李德濟置之之敎日月差錯未
知何所據也
乙丑九月十日親鞫時自上特擧李德濟名責臺諫
使之發落則李昌壽辭臺啓之不發有所云云矣丙寅春
李益輔以玉堂因辭疏尾陳曰近來臺風阿諛成習雖以李
昌壽事見之不思匡救乃反承順其情態令人代羞云
今昌壽以先祖事有違前後果異矣